



西藏通訊

總第97期

西藏通訊二零一二年九月至十月號

བོད་གནས་གསར་འཛིན།

TIBET BULLETIN 2013



達賴喇嘛尊者會晤立陶宛總統格裏包斯凱特

བོད་ཀྱི་ལོ་ ༡༡༥༠ རབ་བྱུང་མི་ལྔ་དྲུག་གཉི་ལྔ་པ། ང་ལ་མ་མེས་ལ།

<<西藏通訊>>雙月刊

二零一三年九、十月號(總第97期)目錄

說明:所有署名及轉載文章,不一定代表本刊的立場

- | | | | |
|---|--------------------------------|----|---|
| 1 | 主編的話--- | 10 | 為什麼中國當局編造“藏族孤兒”事件?
..... 朱瑞 |
| 2 | 噶廈在第53屆西藏民主日紀念集會上的講話 | 11 | 西藏孤兒悲劇,究竟由誰制造?
.....草蝦 |
| 3 | 西藏人民議會在西藏民主日53週年紀念集會上的講話 | 11 | 西藏比如縣一作家和友人被抓 |
| 4 | 中國道德崩潰,何不就教於達賴喇嘛?
..... 陳破空 | 11 | 簡訊 |
| 4 | 簡訊 | 12 | 唯色評說西藏(四則) |
| 5 | 甘南藏區,藏人與漢人貌合心不合
..... 紐約時報 | 15 | 西藏問題的“漢人”,一個敏感詞
.....唐丹鴻 |
| 6 | 達賴喇嘛尊者會晤立陶宛總統 | 18 | 中國政府愛國運動在西藏造成反彈 |
| 6 | 達賴喇嘛尊者祝德總理默克爾 | 19 | 從鎮壓比如事件看中共對藏人的殘酷統治
.....桑傑嘉 |
| 6 | 藏中和談籌備小組第26次會議在達蘭薩拉召開 | 21 | 國際人權聯盟敦促中國停止打壓西藏藏傳佛教 |
| 7 | 達賴喇嘛尊者與華人作家座談
..... 瑞迪 | 22 | 真相、慈悲、勇氣和希望
.....楊建利 |
| 8 | 簡訊 | 23 | 美國2012年度西藏人權報告 |
| 8 | 藏人作家唯色:沈默的世界 | 27 | 《翻身亂世:流亡藏人訪談錄》之:安多果洛
藏人卓洛(三)
.....唐丹鴻 桑傑嘉 |
| 9 | 達賴喇嘛尊者與昂山素季在布拉格會晤 | | |
| 9 | 中國的新《白皮書》---另一種清洗 | | |
| 9 | 藏人行政中央強烈譴責中共對藏強硬政策 | | |

<<西藏通訊>>存放在中文網站西藏之頁 www.hhdl.org www.xizang-zhiye.org

發行:藏人行政中央外交與新聞部

主編:桑杰嘉

助編:次仁娜姆、麥穎、貢保措、益西丹增

地址: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Gangchen Kyishong, Dharamsala-176215 H.P., INDIA

電話:+91-1892-222510/222457

傳真:+91-1892-224957

E-mail:chinadesk@tibet.net

主編的話

9月2日，是[西藏民主日]，也是流亡藏人實施民主制度53周年，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舉行各種活動紀念這一特別的日子。

藏人行政中央在印度達蘭薩拉舉行官方紀念活動，司政和議長分別代表噶廈、西藏人民議會發表了講話。

1960年9月2日，達賴喇嘛尊者高瞻遠矚創建西藏人民議會，這是流亡藏人政治體制走上民主制度的第一步。

當時，流亡到國外的藏人面對的是生存的巨大困境。但是，達賴喇嘛尊者的英明領導下，流亡藏人克服重重困難逐漸創建了民主體制，並經過不斷改善，最終實現了民主體制。

1960年，流亡藏人建立了西藏人民議會；1963年通過了《未來西藏憲法》；1991年制定《流亡藏人憲章》；2001年由民眾直接選舉產生噶倫赤巴；在2011年達賴喇嘛尊者把政治權利移交給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政治領導人。

2011年8月8日，噶倫赤巴在宣誓就職時，接過由第七世達賴喇嘛于1751年在重建噶廈時代表噶廈合法標誌的印璽，這象徵著西藏領導人的合法性和歷史的延續。

其實，西藏的民主之路並非流亡以後才開始的，達賴喇嘛尊者在西藏首都拉薩時已經開始了政治體制的改革。當時在拉薩中共官員虎視眈眈下達賴喇嘛尊者創建了“改革委員會”，對貧民和農民進行了免稅，並實施土地等一系列的改革方案，但由於當時中共官員的干涉最終未能實現。

在過去的53年裡流亡藏人如同世界上自由國家的人民一樣享受了民主的權利。相比之下，所謂獲得“解放”、“當家作主”的境內六百萬藏人在中共集權獨裁體制下非正常死亡百萬人。屠殺、關

押、暴虐——中共殖民統治下藏人的反抗從來沒有停止過。藏人為保護自己的文化、宗教以及西藏的自由自焚抗議中共的統治，從2009年開始至今西藏境內已經有122人自焚抗議，其中105人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從九月開始中共在西藏康區比如縣開展所謂的“愛國主義教育”，遭到藏人抵制，因此，中共派遣大量的軍警鎮壓，最終中共軍警向手無寸鐵的民眾開槍鎮壓，導致多人受傷，之後，中共開始大量抓捕該地區的無辜藏人。

另外，中共為了確保[三中全會]的召開，對西藏境內加大了監控力度，並剝奪了藏人的遷徙自由權等。

“西藏境內嚴峻局勢和無法度日的困境主要原因是西藏和中國沒有普及民主制度，加上中國極少數的領導人堅持集權政策造成的。”

六十多年的歷史事實告訴我們，武力鎮壓是解決不了問題。中國政府只有尊重西藏人民，認真聽取西藏人民的意願，面對西藏的現實問題這樣才有可能緩和西藏嚴峻的緊張局勢。徹底解決西藏問題的出路如同藏人行政中央噶廈的講話：“我們堅信以對話解決西藏問題的最佳方法是“中間道路”政策。這一政策是選擇中間既中國政府停止對藏人實施的各項鎮壓政策，西藏不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離出去，這是有利於雙方。”

中國領導人要面對西藏真相與現實問題，要瞭解西藏人民在想什麼？需要什麼？他們的願望是什麼？任何的推卸責任和逃避現實的伎倆是解決不了問題，而且，將會激發更多的社會衝突和不穩定，對解決藏中問題會造成重大阻礙。因此，中國政府必須要改善對藏政策，為解決中藏問題創造良好的對話條件。

噶廈在第53屆西藏民主日 紀念集會上的講話

今天，流亡藏人實施民主53週年的特別日，噶廈代表所有藏人向世界和平之舵手，世上一切法教之主、三界法王、全體藏人之怙主和最高精神領袖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表達由衷的感恩，也向境內外藏人和所有藏人朋友表示親切問候。

1960年9月2日，達賴喇嘛尊者以高瞻遠矚的英明領導下創建西藏人民議會，這是流亡藏人政治體制踏上民主制度的第一步。

當時，藏人剛剛流亡到國外，需要面對流離故鄉的痛苦和生活上的艱難。但是，達賴喇嘛尊者的英明指導和努力下，流亡藏人逐漸能自立紮根創建了民主體制，這無疑是個巨大貢獻。

其實，如今我們所稱讚的民主理念在佛陀時代已有實踐。早在2500多年前，佛陀釋迦牟尼提倡社會平等理念，在僧團中以共同討論，多數意見為基礎解決問題。達賴喇嘛尊者年僅十七歲時，創辦了“改革委員會”，對貧民和農民進行了免稅，並實施土地改革等方案，但由於內外各種因素未能實現。

但流亡後，西藏流亡社會不但走上了民主之路，在達賴喇嘛尊者的正確領導下經過不斷改善，最終獲得了健全的民主體制。在1960年建立了西藏人民議會；在1963年通過了《未來西藏憲法》；1991年制定《流亡藏人憲章》；2001年由民眾直接選舉產生噶倫赤巴；在2011年達賴喇嘛尊者把政治權利移交給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政治領導人。

2011年8月8日，噶倫赤巴在宣誓就職時，接過由第七世達賴喇嘛於1751年在重建噶廈時代表噶廈合法標誌的印璽，這象徵著西藏領導人的合法性和歷史的延續。

在流亡中能夠實施民主制度，這無疑是由於我們在印度具有享受自由、平等的民主權利而產生的。印度是全球最大民主國家，也是在政府和民間民主理念最濃厚的國家之一。1956年，達賴喇嘛尊者訪問印度議會目睹議員們自由討論狀況時，感受特別深刻。

儘管印度有著不同的宗教、語言和習俗等，但都能在民主體制下平等相處，這做到了世界的典範。印度的民主社會和製度對流亡藏人民主進程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因此，印度政府和民眾對我們的恩惠是不言而喻。

由於達賴喇嘛尊者強烈提出移交政治權力的意願，第十四屆噶廈肩負著圓滿實施這一歷史性的偉大改變，我們整體工作步驟是：首先整合力量、開展各項運動、最後落實到對話。

國際社會對達賴喇嘛尊者移交政治權力的偉大思想，以及這一歷史性的變化表示讚賞和支持。國際聲援西藏國會議員聯絡處稱：“一個流亡社會在幾十年裡實施具有如此完善的民主體制是值得讚揚！”美國參議院通過的第356號決議對人民直接選舉產生噶倫赤巴的選舉過程之“自由、公平、公正程度達到了國際水準”。

另外，歐洲議會在2012年6月14日通過的決議中也高度讚揚了達賴喇嘛尊者將政治權力移交給民主選舉產生的政治領袖的決定。特別是西藏真正的主人—境內藏人同胞通過煨桑、創作歌曲等方式強烈表達了同意和支持。

眾所周知，由於西藏境內局勢依然非常嚴峻，僅在西藏境內已有120位藏人自焚抗議。其中103人犧牲，僅2013年就有22位藏人自焚。停止這一緊張局勢的唯一辦法是，中國政府尊重藏人的意願，既給予藏人自由、迎請達賴喇嘛尊者返回西藏等。

我們堅信以對話解決西藏問題的最佳方法是“中間道路”政策。這一政策是選擇中間既中國政府停止對藏人實施的各項鎮壓政策，西藏不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離出去，這是有利於雙方。

希望中國領導人認識這一政策的優點，並解決西藏問題。解決西藏問題不僅關係到中國的利益，而且，有利於提升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形象。有關這方面將在達蘭薩拉召開藏中和談籌備小組第26次會議。

藉此機會需要提醒大家：切記在民主社會中如同享受權益一樣要共同承擔義務。這不僅僅是優良的道德行為，而且也是法律賦予的義務。民主自由的社會是法治社會。進而在日常生活中養成遵守法規和學習習慣是非常重要的。如今，我們社會和各組織中出現極個別的貪汙公款、欺詐、欺辱婦女等藏人倫理道德敗壞的跡象。因此，強烈呼籲引起大家關注以及共同擔負起責任。

藏人行政中央將繼續改善和發展民主制度，以及為實現境內藏人意願而努力。同時，向至今支持西藏正義事業的各國政府、國會、組織和個人深表感謝！

最後，願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尊者永駐長壽！諸事任運成就！

噶廈

2013年9月2日

如有出入以藏文為準

西藏人民議會在西藏民主日53週年紀念集會上的講話

今天，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尊者鑑於順應世界民主潮流而於1960年9月2日由流亡藏人直接選舉的代表們宣誓就職，開啟流亡藏人民主體制至今已53週年。也是達賴喇嘛尊者把所有政治權力移交給由藏人直接選舉產生的領導人兩年多。在這期間按尊者意願，以藏人正義鬥爭為主的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門工作取得了喜人的成果。這清楚證明了藏人行政中央在不斷發展和改善中將更堅固的存在直至西藏問題的徹底解決。另外，這一名副其實的民主體制如同達賴喇嘛尊者的意願能夠更加完善而需要所有藏人的努力。

整個西藏被中共武力佔領54年來，中共堅持同化藏人陰謀策略為基礎，以軟硬兼施政策對西藏的宗教、文化、語言和優良傳統等進行破壞；毀滅藏人的特性、虐待、民族歧視、破壞西藏環境等。總之，全面徹底地毀滅西藏民族。由於境內藏人對達賴喇嘛尊者崇高信仰，以及堅持維護藏人尊嚴，對中共的各種行為堅決表示不滿，並舉行對抗和各種請願活動。因中共一再實施暴政導致自2009年至今120名僧俗藏人自焚抗議。中共政府沒有對自焚者意願進行任何的調查，也沒有承擔任何責任。反而對自焚者進行玷汙，還指責自焚事件是由達賴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所為。並設法掩蓋自焚事件真相，嚴控發生自焚地區的寺院和城鎮，並對自焚親屬等強加罪名逮捕、判刑，甚至指控殺人罪判處死刑。非但不尊重藏人人權，也不理會愛好民主、自由、公正的國家以及各團體之正義呼聲，總是我行我素的行為世人皆知。

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前往西藏（藏地）考察時表示，“達賴喇嘛主張的“大藏區”“高度自治”等理念完全違反了中國憲法法律，也違背了藏傳佛教的根本利益。”由於在中國憲法明確規定民族區域自治權。因此，達賴喇嘛尊者及藏人行政中央提出全體藏人獲得名副其實的自治。但是，中共聲稱違反了《中國憲法》。從而清楚表露了中共集權領導人的口是心非以及非法行為，也表露了中共毀滅西藏民族、宗教、文化等真實面目。事實上，中共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中間道路”違反《中國憲法》。藏人行政中央多次向中國政府闡述了在中國的《憲法》框架下藏漢民族共處，西藏民族獲得民族權利和平等權益之雙贏互利的“中間道路”政策。可是，中共領導人曲解為違背了《憲法》、把西藏民族不爭取獨立的意願故意解釋為“分裂”進行宣傳。這一不顧一切歪曲事實的無恥言論世人震驚。

中國政府在西藏各地寺院以福利政策之名，強行寺院立

中國國旗、懸掛中國領導人相片，安裝有害於學習和修行佛法的電視、廣播等。強制開展所謂的“愛國教育”等活動。如，所謂的西藏自治區境內的1787座寺院中，派駐6575名工作人員，按中國政府的政治需要實施各種活動。我們強烈呼籲必須停止這一政策。

今年7月1日起，中共又一次歪曲有關清朝幫辦的歷史，並興辦展覽館，向境內外遊人宣傳篡改的歷史。也從今年8月1日起，中共撥款幾百萬美元，上演歪曲歷史的文成公主大戲。這只是為了政治需要歪曲西藏歷史和同化思想的表演。因此，國際社會和藏中人民警惕矇騙是非常重要的。

保護西藏環境不僅僅是藏中的利益，關係到全球幾億人的生命。因此，成為國際環境和氣候部門關注的焦點。但是，中共一方面對西藏進行所謂的“對口援助”、發展、長期穩定建設西藏和加強環境保護的口號。另一方面，開發西藏自然資源，為了便易同化西藏民族，對牧民實施遷移和定居、以“三條紅線”原則在各地開發自然資源，並在西藏各地正在新建和擴建金、銀、銅、鐵等的礦產基地。為了運送大量的西藏自然資源、礦產品到中國以及移民的需要延長青藏鐵路，從格爾木火車站向中國很多城市開建了直線鐵路。從拉薩向西藏其他地區延伸鐵路的工程已經開建。在西藏的很多地方以建設、發展之名而興建的大量水庫，可能嚴重威脅到整個世界，特別是東南亞和西藏的環境以及保護西藏民族本質。所以，應該引起大家的關注。

特別是今年8月12日開始，計劃在青海玉樹雜多縣開採礦藏，當地藏人合法進行阻止，但遭到鎮壓。這一嚴重事件仍然在繼續，因此，強烈呼籲中國政府尊重藏人意願和尊嚴，立即停止開發礦藏和鎮壓。

今年，西藏道孚、甘孜、理塘、爐霍、果洛達武、拉薩、瑪曲、恰魯恰、塔爾寺等地方的人民慶祝達賴喇嘛尊者78華誕時遭到嚴厲的監控。特別在康區道孚娘措寺院僧人、更登曲林寺尼姑為主的僧俗民眾在當地瑪沁神山舉行大型煨桑活動，慶祝達賴喇嘛尊者78華誕，中國政府派遣10輛卡車滿載軍警趕到現場。不聽民眾的任何解釋和說明開始毆打、並且開槍掃射，進行了嚴厲的鎮壓。

還有，中共指控西藏那曲縣夏祭布甘丹達傑林寺達瓦仁波切在尋訪祭布曲傑靈童時與達賴喇嘛尊者有聯繫，鎮壓寺院迫使一位僧人自盡。並逮捕寺院有關負責人，關閉了寺院。因此，證明中共所謂的“宗教信仰自由”只是個口號。

下接第 9 頁

中國道德崩潰，何不就教於達賴喇嘛？

陳破空

退休的前中共外交部長李肇星，最近到深圳某大學演講，談到中國人大舉移民外國，講了一個故事，說他在美國見到一個轉去讀書的中國小孩，他問這個小孩，在兩個地方上學有什麼不一樣。小孩說，他喜歡美國的小學，因為同學看到他，會幫他推車、攙扶他，但在國內，同學見到他就喊：“瘸子來了，瘸子來了。”

這是兩個社會的對照，一個有德的社會和一個無德的社會。講這個故事，李肇星把中國的社會問題，歸咎於“國人素質”，說：“國家的進步和振興，還得靠國人素質的提升。”

所謂國人素質，來自於社會風氣；而社會風氣的形成，除了傳統文化的遺傳基因，在當代中國，更多地，源自社會制度，尤其政治制度。根本的一條，就是：一黨獨霸國政，剝奪民眾權利，拒絕參與，不準監督。這種霸王心態和官本位意識，上行下效，反映到社會上，便是：唯我獨尊，恃強凌弱，肆無忌憚的專橫與歧視。

李肇星所述的小故事，再次證明，在美國制度下，善的種子，一早就播進了幼小的心田，博愛，與人為善，尊重他人，成為美國社會的文化和風氣；而在中國制度下，惡的種子，一早就播進了幼小的心田，自私，與人為禍，貶損他人，成為中國社會的文化和風氣。

中國政府動輒指責美國“愛管閑事”，殊不知，愛管閑事，恰恰就是博愛的代名詞；中國人的不管閑事，恰恰就是冷漠、冷血、冷酷的代名詞。道德，成為當今中國的窪地。連李肇星這樣的原中共強硬派高官，也不得不承認這一可悲的現實。

道德滑坡，道德淪喪，道德崩盤，其成因，除了政治制度層面，重要的，還有宗教信仰層面。美國社會，擁有深厚的宗教傳統；美國制度，保障信仰自由。但中國制度，扼殺信仰自由，毀滅宗教傳統，甚至迫害秉持真善忍的法輪功信眾。

今日中國，那些浮在表面上的廟堂、法事、和尚、尼姑等，早已變質，有其名而無其實，徒披宗教外衣。和尚不像和尚，貪財好色；寺廟不像寺廟，斂財蓄奸；而大批貪官湧進寺廟，燒香拜佛，祈求保佑，更是對神聖佛地的公然褻瀆。

中國，雖然沒有基督教的傳統，卻自有佛教的傳統。而根植於青藏高原的藏傳佛教，隨著達賴喇嘛的流亡，不僅沒有式微，反而在世界洪傳，遠逾國界，吸引了世界各國的無數信徒。今日藏傳佛教，在世界上擁有極高地位，源遠流長，蔚為大觀。

尊者達賴喇嘛，不僅受到海內外藏人的熱愛，也受到

世界各族人民的崇拜。不久前，尊者訪問曾遭受蘇聯統治的波羅的海國家，所到之處，受到熱情歡迎，盛況空前。再次顯示：世界對達賴喇嘛的高度推崇，達賴喇嘛對世界的巨大影響。

行程中，達賴喇嘛重申他的“中間道路”，即，並不尋求西藏獨立，而是尋求藏區“富有實質意義的自治。”談到北京的西藏政策時，達賴喇嘛說，中國過去幾十年實施的強硬西藏政策已經失敗，正在變得更加實際。

這顯然是鼓勵性的說法，尊者鼓勵中國政府面對現實，使中藏關係朝正面方向發展。如果說，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政府語），那麼，更應該說，達賴喇嘛和藏傳佛教，就是中國不可多得的精神財富。這本身，就是中國政府需要面對的現實之一。

當中國社會世風日下、人心頹廢、道德淪喪之時，中國，無須舍近求遠，只須親近藏傳佛教，無須另請高明，只須迎回達賴喇嘛，在中國社會的精神層面，就能挽狂瀾於既倒、化腐朽為神奇，事倍功半。

作為藏傳佛教的正宗傳人、西藏最高宗教領袖、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達賴喇嘛尊者，有的是德行、資格和聲望，教化世界人民；也有的是德行、資格和聲望，教化中國人民；他可以對世界產生影響，更可以對中國產生影響。

可以想見，一旦中國政府解除對達賴喇嘛的禁足，歡迎尊者回到西藏，讓尊者行走於中國各地，達賴喇嘛尊者，不僅會受到西藏人民的盛大歡迎，也肯定會受到中國人民的盛大歡迎；不僅會受到藏人的膜拜，也肯定會受到漢人的推崇。這種歡迎和推崇，於中國社會的道德拯救，將是一場及時雨。

換言之，達賴喇嘛回到西藏，不僅有助於藏區社會的穩定，也有助於中國社會的穩定。習近平政權念茲在茲的“社會穩定”，何不由此做起？或者，何不就教於達賴喇嘛？

簡訊

為期10天的第18屆韓國釜山電影節，於10月3日在韓國釜山電影中心開幕，由流亡藏人導演丹增次丹，以同為流亡藝術家的丹增熱珠從西藏境內運出數十噸泥土在達蘭薩拉舉辦展覽為題材的紀錄片《帶藏人回家》（暫譯 Bringing Tibet Home）被選入此次第18屆釜山電影節中。另外，目前居住於不丹的西藏高僧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指導的影片《瓦拉：祈福》，也作為釜山電影節的開幕影片，而進行了全球首映。

甘南藏區，藏人與漢人貌合心不合

紐約時報

夏河——身穿飄逸藏紅色長袍的僧侶們從拉蔔楞寺的土路上匆匆走過，盡量忽視身後幾乎寸步不離的喧鬧的漢族遊客。許多遊客拿著適合狗仔隊使用的相機。

作為藏傳佛教最重要的場所之一，拉蔔楞寺呈現了中國政府小心營造出的神聖信仰的平和景象。政府希望讓遊客們相信，藏區的宗教和文化在中國共產黨仁慈的寬容中得到了保護。

但在私下裡，許多拉蔔楞寺的常住僧人抱怨著遊客看不到的、侵犯性的政府政策。他們說，這些政策正在扼殺他們的文化和身份認同。

一名年輕的僧人說，「就算我們只是在念經，政府也像對待罪犯那樣對待我們。」與最近接受採訪的其他人一樣，為了避免政府找麻煩，他要求匿名。

許多僧人表示，正是這樣的失望情緒，驅使超過120名藏人在2009年以來的一波抗議活動中自焚，其中包括拉蔔楞地區的13人。這些抗議活動基本上沒有被中國的新聞媒體報道。

一些國際維權人士稱，中國當局沒有正視藏人深層的不滿——包括北京發起的、非常不受歡迎的妖魔化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運動——而是用更嚴厲的政策予以回應，對自焚者的親屬進行懲罰，關押向外界傳播抗議活動消息的人士。

一些流亡組織和分析人士表示，拉蔔楞等亞洲中部青藏高原廣闊地區的幾家寺院已經成為中國官方政策的展示平臺。這個策略追求的是，在熙熙攘攘的景區扼殺不滿情緒，同時避免把遊客嚇跑。

拉蔔楞的僧人描繪了一個基本上不被察覺的控制網絡。這個網絡讓潛在的鬧事者就範：無處不在的監控攝像頭、拿錢的通風報信者，以及混雜在巴士遊客中的便衣特工。還有避開人群召開的思想政治學習，僧人們在會上必須痛斥達賴喇嘛。不服從的人會被處以嚴厲的刑期。前述僧人稱，「如果我們不順從，下場會很慘。」

拉蔔楞寺始建於18世紀初，隱藏在甘肅省西南部幽暗的群山之間。每天，數百名漢族遊客來到這裡，轉動寺院外圍五顏六色的轉經筒，在西藏遊牧民族帳篷樣式的酒店裡細啜慢飲。他們在夏河縣的主街購買鑲嵌著綠松石的護身符，穿上僧人的袍子，輪流試戴類似莫西幹頭型的用於正式場合的黃色僧帽。政府官員希望，最近竣工的一個機場將會吸引更大的客流。

在石灰泥牆圍起來的寺廟庭院，來自省會蘭州的一個漢族家庭跪下來拜佛。母親楊明（音譯）說，「如果拜得誠心，佛會讓你的願望成真。」她承認，自己對佛教的理解僅限於此。

為了入選有利可圖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世界

遺產名錄，中央政府正斥資1.5億元人民幣對拉蔔楞寺進行翻新。這座龐大的建築裡有大約1000名僧人，收藏了6.5萬卷佛經。當地官員稱，這裡亟需結構上的改進。

然而，當地人抱怨，這樣大興土木是為了增加遊客人數，而不是造福藏人。一個當地人說，「看起來很花俏，但事實上所有的改進都是為了漢人。」

旅遊業正迅速改變青藏高原大部分地區的面貌。據新華社報道，今年前8個月，有600萬遊客進入西藏自治區首府拉薩，比去年同期增長了20%。旅遊業的繁榮將幾家國際連鎖酒店吸引到了拉薩。這裡目前施行的是實質上的軍管。

今年5月，一些西藏流亡組織開始了針對洲際酒店集團(InterContinental Hotels Group)的抵制活動。該集團正在達賴喇嘛曾經居住過的歷史建築旁修建一座帶有2000個房間的豪華度假中心。

2008年反對漢人的暴力抗議活動以及接下來的自焚浪潮席捲西藏之後，安全部隊加緊了控制。鎮壓活動甚至深入到了藏民的精神生活。國際聲援西藏運動(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稱，官方已在藏區張貼了通知，宣布為自焚者祈禱，或者通過「焚香、誦經、放生和燃燭」表示聲援的行為是非法的。該組織還稱，至少有兩名僧人因為給自焚者祈禱而入獄。

一些流亡群體表示，這樣的做法只會進一步疏遠藏人。國際聲援西藏運動的通訊聯絡主管凱特·桑德斯(Kate Saunders)在倫敦說，「就連點一盞酥油燈或者燒一根香都成了反對國家的行為。」

然而，當地的執法一直遊移不定。最能證明這一點的一個例子就是，在拉蔔楞寺，一尊高大的金佛旁的祭品臺上，擺放著達賴喇嘛的照片。多年以來，政府一直不允許達賴喇嘛的照片出現，禁止藏人將他作為宗教人物來崇拜。但拉蔔楞的僧人們說，他們認為，當地官員為了防止發生進一步的騷動，已經決定悄悄地容許這樣的照片存在。

在旅行期間，似乎沒有漢族遊客認出了這個帶著眼鏡的老翁，北京曾把他叫做「披著羊皮的狼」。帶領旅遊團的僧人沒有提到他的身份，擔心可能會影響維持寺院運行的門票收入和捐款所得。

但是，成為佛教朝聖之旅的一個主要景點，也給僧眾的修行帶來了不利因素。

一名中年僧人撥動著念珠說，「在我們學經的時候，漢族遊客就會闖進來。擾亂我們的心神，但是他們根本不在乎。」

可這樣的抱怨似乎沒有起到任何作用。今年7月在該地區考察期間，中國負責少數民族事務的最高官員俞正

聲說，經濟發展是解決藏人煩惱的良藥。他同時也譴責了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呼籲藏區實現真正自治，而不是獨立。俞正聲說，這與中國的政治體制相衝突。

新華社報道，俞正聲說，「只有群眾生活得到改善，才能更好地把他們團結到黨的周圍，維護穩定才有可靠的基礎。」但是，當地藏人因為中國拒絕承認他們最基本的訴求而感到憤怒。一位僧人說，「我們的希望是能讓達賴喇嘛回來。」他坐在一家小餐館裡，留意著周圍是否有偷聽的人。「沒有他，我們的宗教和文化不可能生存下去。」

朝聖者和信仰沒那麼強烈的人們在山城夏河華麗的建築中穿梭，凝視著香霧中高聳的佛像。一些遊客沒有靠近，而是享受著較為低俗的趣味：吸著煙，或者對著智能手機擱嘴，完成一種叫做「自拍」的高科技虛榮儀式。

達賴喇嘛尊者會晤立陶宛總統

週三（9月11日）在參訪歐洲的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尊者與歐盟現任輪值主席國（LITUANIE）立陶宛總統格裏包斯凱特女士（Dalia GRUBAUSKAITE）舉行了會晤。她說，對能夠與達賴喇嘛舉行會晤感到榮幸。

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尊者曾兩次訪問立陶宛，這是尊者第三次到訪立陶宛。點擊視訊

此前，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Lobsang Sangay）也曾在三個月前的2013年6月12日，首次訪問維爾紐斯。同他一起參訪立陶宛的還有藏人行政中央駐英國辦事處代表圖丹·桑珠（Thubten Samdup）先生，而他曾五次訪問立陶宛。

中國政府時常指責任何外國領導人與達賴喇嘛會晤，會影響到與中國高層之間未來的會晤安排。

據悉，國際聲援西藏組織，週三向立陶宛女總統格裏包斯凱特女士遞交了一份有六千多人簽名的請願信，呼籲歐盟現任輪值主席國立陶宛把西藏問題列入歐盟的政治議題。

達賴喇嘛尊者祝德總理默克爾

達賴喇嘛尊者發函給德國總理默克爾，祝賀她再次當選為德國總理。

達賴喇嘛尊者在賀信中表示，默克爾總理是一個有著遠見卓識和領導才能的傑出女性領導人，在歐盟她努力以滿足整個歐洲為願望。尊者並表示，欽佩默克爾總理在原則和人權問題上的堅定立場。

2007年儘管來自中國政府的強烈抗議，但是，總理安格拉·默克爾還是與達賴喇嘛尊者在柏林chancellory舉行了一個歷史性的會議。當時一家德國報紙採訪尊者時，達賴喇嘛尊者表示：「我欣賞默克爾總理對人權和宗教信仰自由的關注……也許這就是她為什麼不顧中國的施壓與反對而堅持見我的原因。」

默克爾領導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及姊妹黨基督教社會聯盟得票率為41.5%，較上次選舉增加超過8個百分點，將獲得630個議席中的311席，創20年來最好成績。這是安格拉·默克爾第三度出任這一歐洲最大經濟體的總理，有望超過英國“鐵娘子”瑪格麗特·撒切爾，成為歐洲執政時間最長的女性領導人。

藏中和談籌備小組第26次會議在達蘭薩拉召開

今天（9月5日）下午1點鐘，第26次“藏中和談籌備小組”會議在達蘭薩拉藏人行政中央內閣會議大廳召開。

出席本次“藏中和談籌備小組”會議有：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達賴喇嘛尊者前任特使嘉日洛地、前任特使格桑堅參、外交與新聞部部長德吉曲央、安全部部長忠瓊歐珠、達賴喇嘛辦公室秘書長齊美仁增、中文秘書長才嘉、藏人行政中央駐臺灣代表達瓦次仁、藏人行政中央駐澳洲代表索南達波、西藏政策研究中心負責人土登桑培、南美聯絡員才旺平措、國際聲援西藏運動成員普瓊次仁、計劃署主管貢求尊智、前議員貢保措、噶廈助理秘書長晉美巴桑和格桑次仁以及藏中和談籌備小組新任成員前任噶倫赤巴桑東仁波切、外交部新聞秘書長紮西平措、駐美代表洛桑寧紮、駐美國辦事處華人聯絡官貢嘎紮西、西藏政策研究中心副負責人帕巴次仁、前議員索南次仁等。

會議從9月5日下午至9月7日結束。會議將討論和總結對過去“藏中和談”工作以及深入討論如何推動“藏中和談”問題等。

“藏中和談籌備小組”新聞稿

藏人行政中央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圖登桑培在新聞發佈會上宣讀“藏中和談籌備小組”會議新聞聲明

藏人行政中央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圖登桑培在新聞發佈會上宣讀“藏中和談籌備小組”會議新聞聲明

藏中和談小組探討和談解決西藏問題的策略

第26次藏中和談小組會議於2013年9月7日結束。會議檢討了西藏和中國總體的發展趨勢，並對包括藏人自焚在內的西藏境內目前嚴峻的情勢進行了討論。

會議認識到，中國政府在西藏持續推行的暴力壓制政策，與中國政府所重視的統一和穩定的意願是背道而馳的。和談小組還注意到中國近來對整體民族問題、尤其是對西藏民族問題的廣泛討論，以及所傳遞的各種不同的信息。

會議還仔細討論了達賴喇嘛尊者的代表和新一屆中國政府代表之間通過和談解決西藏問題的各種途徑和可能。藏中和談小組是在與中國政府通過和談解決西藏問題的過程中，為提供建言和協助而設立的。這次的會議，新增加了前首席部長桑東仁波且等六名成員。

司政洛桑森格博士在主持會議時，強調了藏人行政中央持續遵循中間道路的決心。

會議確定下一次的藏中和談小組會議將於2014年年初舉行。

噶廈

2013年9月7日

達賴喇嘛尊者與華人作家座談

連續三天在紐約傳授佛法和公開演講後，達賴喇嘛尊者與多個團體及個人進行了私人會見，這包括同保安人員合影致謝，會見西藏中心的工作人員，因為他們協同李察基爾基金會成功組織了尊者在紐約的行程。

尊者同近三十位華人學者、作家和詩人的會面則更加活躍，他們一同討論瞭如何在中國促進世俗倫理。

致開幕詞者說他是以一個詩人而非異議人士的身份來到這裡討論中國惡劣的道德現狀的，他認為極權主義是道德崩潰的總根源。尊者回應說本次會議的內容並不是政治性的，但無可避免的會有政治影響。

尊者說中國人是勤勞務實的。他說馬克思主義關於財產共有的想法也是好的，但列寧主義對權力的過分重視毀掉了這種可能。他說毛澤東在延安時期似乎是秉承原始馬克思主義的，但在1955、1956年後則執迷於追求權力了。後來隨著中國越來越物質化，社會主義就讓道給資本主義了。過分追求物質就導致內心道德的滑坡。

尊者說“個人而言，就社會經濟理論而言，我是讚同馬克思主義的，但我是個佛教馬克思主義者。物質發展本身不能解決所有社會問題，而且更不幸的是中國既沒有民主也沒有媒體自由。中國如果真正踐行社會主義的話，那就不應該有貧富差距的問題。我們都應該考慮這一點。”

“去年在達蘭薩拉有一群中國人來見我，他們基本上穿著都很好，只有一位來自河南的老農穿著不好並被同行的人歧視。而我一向是同情弱者的，就特別同這位老農講話，問他村子裡的情況。他說村裡很困難，村長只關心權錢且蔑視法律，一般的農民則無可求助。”“在我同陳光誠先生的幾次會面中，他也向我講起中國農民的困難。”

尊者說中國的法治化應該同國際接軌。尊者說媒體審查制度是不道德的，13億中國人有權知道真相而且有力量分清對錯。審查制度非常不道德，完全蔑視普通人。鄧小平講的“實事求是”是好的，但要從真相裡求真理，民眾有權了解事實真相。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而且歷史悠久。中國有潛力為國際社會做出貢獻。但中國若想贏得世界的尊重，首先應該信任自己的人民。而前年中國的內部維穩預算竟然超過了國防預算。”

尊者建議與會者暢所欲言，可以反駁他。他說毛澤東講中共應該要接受批評，但北京政權很久沒這麼做了。劉曉波就是因為講了真話被關進監獄。尊者說最近在捷克的“2000論壇”會議上很高興地見到了昂山素季，因為以前的諾貝爾獎得主聚會上她都不能來，人們就一直為她保留一個空椅子。現在輪到劉曉波不能與會了，希望在將來他到會時與他會面。

第一個提問者請教尊者在共產黨執政環境下道德能否

重建，學者們經常討論為何會有道德滑坡但似乎很難做些什麼來復興道德。但臺灣沒有道德滑坡的情況，或許宗教在其中起到了作用。尊者說全世界都有道德問題，但單憑宗教無法解決的。最近有篇報導說全球七十億人裡有超過十億人宣稱對宗教沒有興趣。我們要為這十億人考慮。重點是要讓人相信道德對自己、家庭乃至全社會的福祉是有直接好處的。

在一個多宗教並存的世界裡，沒有哪一個宗教能普遍適用全人類。尊者說，這正是為何他在同科學家、學者討論後認為有必要推進世俗道德。印度有很長久的世俗化思考的傳統，有信仰的和沒信仰的都受到尊重。尊者說他的新書《超越宗教——超越生命的幸福之道》的主題就是基於世俗倫理去創建更美好、更和平的世界。

“我們應該把世俗倫理的教學納入現代教育系統。”

在回答關於胡錦濤、習近平對待西藏的態度的問題時，尊者說他支持胡錦濤的建設和諧社會的提法，但胡錦濤選擇以武力來達成目標的方法是錯誤的，所以他沒有實現目標。習近平現在可以選擇尊重西藏的人民、文化、語言和宗教，人人平等很重要。

“和諧和團結必須按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上”，尊者說“信任則來自友好相處。恐懼是信任的反面，沒有信任就不會有團結。團結不是靠請吃飯、喝茅臺，而是靠心去團結。因此中國領導人必須改變處事態度。”

有人問到儒家和道家是否可以促進建立世俗倫理，尊者說世俗倫理是所有宗教傳統的基礎，當我在各處演講時，我視自己為七十億人類中的普通一員並致力於推進基於世俗倫理的人類價值觀。慈悲是倫理的基礎，這正是為何所有主要宗教都重視慈悲。

有人說中國大陸的問題是同中共自1922年來破壞傳統道德文化有關的。尊者回應說這或許與人與人之間的猜忌懷疑氛圍有關。而民主制度下選舉的目的就是要選出人們信任的政府。

尊者再次申明說他在其他地方也講過全世界屬於七十億地球人，美國屬於全體美國人而不是民主黨或共和黨，日本屬於日本人而不是天皇，英國屬於英國人而不是女王。人民授權他們選出的代表代行其事。這就是信任和負責的基礎。當互信坍塌時，就會有其他手段來補救，比如水門事件後尼克松總統被彈劾。在民主制下當人民不再信任政府時就有機會把他們趕下臺。

中國現在深陷貪腐泥淖，而臺灣就既實行民主又尊重傳統。有人就此質疑中國的物質化追求是否也影響到了西藏人民。尊者對此不敢苟同，他說有些傳統價值觀也有缺點。傳統儒家教育裡年輕人要尊重老人，學生不能質疑老師。或許這正是中國沒出現薩卡哈羅夫的原因吧。當然現在有劉曉波，但這是新的現象。

尊者說“有的臺灣人告訴我，有大陸遊客到達臺灣後不想離開因為臺灣人不是生活在恐懼的氛圍裡。類似的，在印度的中國留學生也抱怨過以前是在猜忌的環境中成長。父母不信任孩子，親人之間互相提防。我們人類是社會性動物，自然地需要彼此關懷愛護。”

有人提到在香港將會有行動中央拒絕港人普選的抗議，尊者說應實現評估運動可能達到的目標。在策劃行動時應該集思廣益並採取現實的態度。

有位作家說1980年代他17歲時曾想加入中共，當時被問到應該向誰效忠，他的第一反應是人民的利益和第二反應國家的利益都被拒絕了，他被告知應該忠於黨，這時他就明白了他不會加入這樣的黨。他期待尊者回到西藏能給中國帶來好處。

尊者說確實中共制定法律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服務，主要目標就是掌握權力。但讓中共立刻下臺可能會帶來巨大的混亂，這也不好。尊者希望中共能漸進實現民主、透明和法治。但如果保持現狀不變的話，那突然崩潰幾乎是無可避免的。

尊者好奇在中國能否開今天這樣的座談會，與會者一致認為不可能。在會談鄰近結束時，有人建議尊者通過互聯網與中國民眾接觸。尊者說他曾經通過這種方式與王力雄交談過，如果不會給當事人帶來麻煩的話他樂於繼續這樣做。

午飯後，尊者接受了CBS電視臺早間新聞節目主持人諾拉·歐·唐納(Norah O' Donnell)的採訪，尊者說他一有機會就向人介紹內心平安對人類幸福的重要性。當諾拉問起尊者的作息規律是，他們驚奇的發現兩人都是在凌晨三點就起床了，尊者要開始念經打坐而唐納女士要準備早間的工作。

簡短會見藏人非政府組織的代表後，尊者接見了藏人社區的成員，鼓勵他們繼續使用和學習藏語。尊者說去年他在克什米爾見到藏人穆斯林社區對藏語有極好的掌握利用，這與美籍西藏父母只讓孩子使用英語形成鮮明對比。尊者還介紹了中間道路的起源，意圖和情況。

在明媚的秋日陽光下，尊者下午離開百老匯大道上的燈塔酒店，驅車前往肯尼迪國際機場。尊者紐約此行的主人熱堆穹拉仁波切，熱堆堪布尼格格西，即將離任的達賴喇嘛駐北美代表羅桑念紮和新任代表格多也到機場送行。

在返回印度前，尊者將前往波蘭一天參加和平峰會。

簡訊

一向關注西藏人權問題的好萊塢影星理查·基爾(Richard Gere)在墨西哥舉辦西藏攝影展，為西藏人權事業籌募資金。

理查·基爾從上星期六開始在墨西哥城著名的“記憶與寬容”博物館舉辦名為“朝聖者”的攝影展，展示了在1981到1996之間他在西藏、蒙古和喜瑪拉雅山的旅行期間拍攝的照片，希望在將當地的人文景觀呈現出來的同時，喚醒人們對西藏人權問題的重視。

藏人作家唯色： 沈默的世界

藏人女作家唯色的法語新書周四在巴黎出版。書名意為“在西藏的自焚：世界的羞恥”。德國之聲專訪唯色。

德國之聲：這本書的英文名為Immolations in Tibet: The shame of the world，它是否有中文書名？能否請您介紹一下這本書的出版和內容？

唯色(Tsering Woeser)：我自己曾寫過一本書名為《西藏火鳳凰》。而這本新書是法國出版社根據我的書的內容起的名字，中文怎麼翻譯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上個月在臺灣出版的書叫《自焚藏人檔案》。那本書有20多萬字，有200多幅圖片，主要是關於自焚者的生平、回憶和報導的匯總。而這本專門給法國出版社寫的書，是我今年從4月份到6月份寫的，用的時間很長，但寫的字數很短，只有2萬多字。這家法國出版社曾出版過《世界人權宣言》起草者之一、法國人權衛士黑塞爾(Stephane Hessel)的一本書，中文名叫《憤怒吧》，發行數百萬本，享譽全球。這家出版社希望我寫一本比較短的集中談藏人自焚的書。

這本書我主要是想講藏人為什麼要自焚。大家都知道，這幾年藏人自焚這麼多了，本來是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但是在整個世界是比較沈默的。在中國更不用說了，沈默是非常大的。很多人是不了解，尤其是世界上的很多人不了解。其實藏人自焚是一種抗議，一種政治抗議。政治抗議其實是希望得到世界的關注，而不是沈默。

您此前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自焚是這些被孤立的抗議者在仍尊重非暴力原則的情況下能做的最激烈的事。”對，這其實是我書裡面寫道的，我在書裡面尤其強調這一點。因為中國當局把藏人自焚妖魔化，打上恐怖分子的標籤，打上政治的標籤。這是不對的。藏人自焚不是暴力、恐怖，他對自己是暴力的，但確實是對他人、對世界完全是非暴力的。

您剛才說，世界是沈默的，為什麼會這樣？

原因多種多樣，很複雜。一方面當然是由於資訊的封鎖。藏人自焚已經發生126起了，境內發生的120起，當局完全封鎖，不準消息外洩。冒著生命危險把消息透露給外界的藏人都受到非常嚴厲的懲罰。媒體、國際性的調查都不能進入藏區，我知道在北京的很多外媒都作了很多努力，想進入藏區採訪，冒了很大的風險，都是無法進行。

在中國的沈默，我覺得許多人是對當局的宣傳疲勞了。他一聽說藏人自焚，就會非常抵制，覺得藏人又鬧事，不會去關心藏人為什麼自焚的訴求。在中國完全被當局洗腦是比較普遍的。

世界的沈默，資訊太少是很大原因，同時，世界各國的

政要在藏人自焚的話題上也是很沈默的，因為這個明顯是觸碰中國神經的一件事情，會讓中國政府覺得尷尬、不舒服。所以他們也就避而不談。

藝術家艾未未為您的新書設計了封面…

所以我在此也非常感謝艾未未。他給了這麼大的一個支持。他設計了封面，而且封面確實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為什麼這樣講？因為那些自焚藏人的名字都在這本書的封面上，都是藏文的。這本書的封面非常別緻。當時，我請他為我的書設計封面，他立即就答應。他設計的時候讓我提供所有自焚藏人的藏文名字給他。這本書的封面莊嚴、沈靜和樸素，我覺得就像西藏的哈達一樣，也是最潔白、最珍貴、最高貴的奉獻。封面上有火焰，同時這個火焰也不是很慘烈的那種會讓人害怕的火焰－畢竟自焚是一件很慘烈的事情。他把火焰處理的很美。火焰下面都是自焚藏人的名字。

作者：苗子 責編：樂然 原載德國之聲

達賴喇嘛尊者與昂山素季 在布拉格會晤

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尊者周日（15號）在布拉格出席人權會議期間，會晤了緬甸反對黨領袖昂山素季。

昂山素季曾被緬甸當局軟禁的15年間，達賴喇嘛多次在國際場合呼籲釋放昂山素季的講話。兩人於去年6月在倫敦首次會晤。

當天，昂山素季還在人權會議首日發表講話，向已故捷克前總統哈維爾表示敬意。

據媒體報導，在此前的人權會議上，組辦者曾經為昂山素季擺放空椅子，企盼她獲釋後能夠出席。

昂山素季在講話中說，長期軟禁期間，她知道，有一個人（哈維爾）總在為她代言。她還說，感謝哈維爾，她才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上接第 3 頁

西藏境內嚴峻局勢和無法度日的困境主要原因是西藏和中國沒有普及民主制度，加上中國極少數的領導人堅持集權政策造成的。在印度為主的流亡藏人在達賴喇嘛尊者的恩惠下享受著民主制度的權利，這值得我們自豪。我們還要進一步發展和提升民主制度，將來西藏問題獲得解決後，將這一健全的民主體制製作為最好禮物贈送給境內同胞。

我們在以印度為主的各國流亡54週年了，特別是印度如同我們的第二故鄉，我們切記印度政府和人民對藏人巨大的幫助和保護之恩，藉此機會向印度政府和人民深表感謝！同時也感謝支持西藏問題的各國政府、各領袖、聲援西藏組織以及個人。如同達賴喇嘛尊者開示，呼籲全體流亡藏人建立與所在國人民的良好關係，維護藏人尊嚴、形象和安是極為重要。

最後，祝願達賴喇嘛尊者健康長壽！諸事任運地成就！

西藏人民議會

2013年9月2日

中國的新《白皮書》 ---另一種清洗

新聞稿

中國在西藏的統治最終的評判者應該是西藏境內的藏人。即使在中國入侵西藏60年後，整個西藏處在戒嚴的近乎軍事管制般的監控之下，藏人為了反抗中國的統治，以自焚等方式進行了反抗。在整個西藏令人震驚的升級之反抗運動對60多中國統治西藏政策作出了明確的回應。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10月22日發布了所謂的《西藏的發展與進步》，很顯然，中國的經濟和物質發展對於保護西藏文化特質是失敗的。

事實上，最新的《白皮書》是企圖掩蓋中國非法入侵西藏後進行的最黑暗殖民統治的事實。沒有任何一個數字比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在1980年訪問拉薩，向西藏人民道歉，並說：“西藏的生活條件均不如1959年之前的西藏”。在1989年英年早逝的十世班禪喇嘛說：中國在西藏的統治“西藏所失大於所得”。在中國統治下超過120萬藏人非正常死亡，6000座寺院被夷為平地。

有趣的是，中國政府對其他所謂的少數民族從來沒有發表如此之多的《白皮書》。由於在全球更多民眾了解西藏境內真相，越來越多民眾開始支持西藏自由事業，因此，中國政府為了掩蓋其非法佔領西藏的事實，一次又一次地重複發表所謂的《白皮書》。

藏人行政中央外交與新聞部

2013年10月26日

藏人行政中央強烈譴責 中共對藏強硬政策

鑑於在最近結束的由聯合國人類權委員會定期審查中國的人類記錄，中國即將大選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席位，中央西藏政府痛惜中國的最近的強硬立場，正面攻擊達賴喇嘛尊者以及對西藏信息與意識形態的控制。

11月1日，中國共產黨黨的雜誌“求是”刊登了一篇由西藏自治區黨秘書陳全國署名文章，公開表示計劃加強對西藏信息和意識形態的嚴格控制，將封堵有關達賴喇嘛的消息，做到“敵對勢力和十四世達賴集團的聲音形象聽不到、看不到。”

中共明目張膽地踐踏人權的行為，顯然違背中國爭取加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精神。達賴喇嘛尊者的中間道路原則，旨在解決藏中長期存在的問題，而且在繼續堅持這一原則，藏人行政中央也在堅中間道路原則。

中國政府實施扼殺西藏的信息自由傳播這種適得其反的措施，只會進一步加劇西藏境內的藏人的不滿。我們深感擔憂的是這些措施將遭到藏人的反抗以及中國當局加強對藏人的鎮壓。

藏人行政中央外交與新聞部 德吉曲央

2013年11月4日

原文為英文，如有出入請參考英文

為什麼中國當局編造 “藏族孤兒”事件？

朱瑞

就在中國官媒紛紛宣傳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強烈譴責十四世達賴出於‘藏獨’的政治目的，製造‘藏族孤兒’事件”時，《新蘇黎士報》發表聲明，指出中國外交部歪曲其報導，尤其是“培養政治工具”之說，毫無根據。

出這樣的洋相，實在有失大國風度。不久前，《中國日報》就扭曲了一段澳大利亞記者的話，並廣為宣傳，作為外國人承認西藏發展的實例。然而，當事人公開更正：“我壓根就沒說過這些話。”

為什麼中國當局一次又一次地以國家的名義出這樣的笑話？原因很簡單，他們在西藏問題上的一切說辭，都是以謊言為基礎的，大謊言套著小謊言，所以，被頻繁地揭穿也屬於正常。只是這大國形象，就越來越猥瑣了。

42名西藏學生出國被拒

那麼，這次中國當局為何發瘋地炒作《新蘇黎士報》的西藏孤兒說？眾所周知，不久前，西藏草原女子學校的42名學生申請出國留學，全部被中國當局拒絕 發放護照，學生們紛紛前往當地政府抗議，並在西藏各界引起極大反響，被認為是區別對待、種族歧視，完全有悖於當代文明。所以，為了轉移視線，中國當局抓住了《新蘇黎士報》的某篇報導，誇大和扭曲，編造出了“藏族孤兒”事件，賊喊捉賊。

中國當局的宣傳文中，大似炒作寄養在瑞士家庭的西藏孩子如何被同化等，其實，要說同化，再也沒有比中國政府更典型了。從入侵西藏開始，就以各種花言巧語，源源不斷地把西藏孩子送往中國讀書，實施同化教育，五十多年來，從未間斷。而被送到中國的西藏孩子們，在失去西藏特徵的同時，又被中國人歧視，比如，2011年12月，發生在成都鐵路工程學校的惡性事件，即幾千名漢人集體毆打百名西藏學生，就折射出了這種歧視正在中國各地蔓延，甚至成為一種社會現象。另外，就是生活在自己土地上的西藏兒童，在殖民者的教育下，又有多少人會說藏語，還保有西藏文化特徵呢？

西藏孤兒事件始末

那麼，這次讓中國當局如此失態的“藏族孤兒”事件，到底是怎麼回事？從1950年中國入侵西藏起，西藏人民就陷入了亙古未有的劫難，後來，大批藏人跟隨達賴喇嘛尊者踏上了流亡之路。不幸的是，很多藏人都被解放軍槍殺，死在了逃亡印度的路上，有的小孩一出生就失去了父母，即使僥倖翻過大雪山，抵達印度的藏人，也已窮困潦倒、奄奄一息了，加之水土不服，氣候炎熱，不要說撫養孩子，連自己能不能活下來，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事實上，有的藏人，一進入尼泊爾，就忍痛把孩子送給了人，當時，西藏人口銳減，要不是瑞士友人的

幫助，這些孩子能活到今天的，怕是沒有幾個。

因此，當時的孤兒，並不僅僅是失去雙親的孩子，還有舉家陷入絕境，父母無力撫養的孩子，他們都是那個時代西藏苦難的最好證明，如果僅僅以“孤兒”的一般定義，生般硬套西藏的特殊情況，從而指責達賴喇嘛尊者，顯而易見，就是無視西藏被入侵、被欺辱的事實，為一個共產政權的作惡開辟了路徑，也是喪失了一個人的客觀視野，甚至良心和道義。

正是中國當局的入侵，使西藏孤兒遠離故土，不得不生長在異國（瑞士），也可以說，沒有中國的入侵，就不會有藏人的這一悲劇。然而，中國當局嫁禍於人，汗說達賴喇嘛尊者，這就像一個兇手拿著刀子捅了人以後，還要肌笑人家的傷口一樣，是何等冷酷與厚顏無恥！

如今，在流亡的艱難中，藏人已建立了完備的教育體系，出現了一批又一批的大學生。他們不僅以現代文化知識立足於世界各地，同時，還以傳統的文化知識，立足於自己的民族之間，延續著西藏文化的精華。正如達賴喇嘛尊者所說的：“我們教育體系的建立，不是為了對抗哪一個政權和國家，更不是我勝你敗的問題，我們教育的全部奮鬥目標僅僅是為了保護西藏傳統文化，把我們的後代培養成對自己，對民族，對國際都有用的人才。”

中國當局對兒童權利的踐踏

要說“踐踏兒童權利” “違背人倫道德”，導致“家庭骨肉分離的人間悲劇”，這世界上，再也沒有比中國更栩栩如生了。別的不說，僅汶川地震，就有多少兒童死在豆腐渣工程之中？！而中國當局還隱瞞死亡數據，對前往調查的人們，比如艾未未和他的團隊等，百般刁難，大打出手；像譚作人先生，還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而被拘留、判刑，在汶川地震五週年之際，當遇難兒童的親人前往祭奠自己的骨肉時，居然遭到了中國當局不擇手段的阻撓……

就是這樣一個對生命連最起碼的尊重意識都沒有的政權，卻在“強烈譴責”達賴喇嘛尊者製造“藏族孤兒”事件，世上還有比這更墮落的事實嗎？

因為對眾生的慈悲和寬容，因為促進了各宗教之間的和諧與相互了解，因為對西藏文化的延續和對中國共產政權的不妥協，達賴喇嘛尊者贏得了全世界的敬仰，包括世界各大媒體的支持。如果在某一時刻，某一媒體的某一篇文章，一偏蓋全，這不是我們的錯誤，倒是中國政府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樣，虛張聲勢，進行膨脹，實在讓人瞠目結舌，以至於《新蘇黎士報》都不得不發出聲明進行糾正，這說明了什麼？說明中國這個共產政權，在世界的輿論中，已孤立無援了。

西藏孤兒悲劇，究竟由誰制造？

草蝦

2013年10月15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記者會上，譴責十四世達賴喇嘛制造“藏族孤兒”事件出於“藏獨”政治目的，籍口瑞士《新蘇黎世報》文章《藏族“孤兒”並非孤兒》，涉及“那一批孤兒不會藏語，脫離了自己的文化”。

令我想起的是，同樣的1960年，在中國最富的魚米之鄉江蘇，我的父親、嶽父、嶽母都成了孤兒，由於他們的雙親為了省下糧食給他們而主動餓死！這些孤兒事件，又是由誰制造的呢？出於什麼政治目的？同期，全中國餓死了三千萬人，無數的孩子成了孤兒、或者餓死、甚至被吃掉！漢人孤兒之悲慘，即使要餓死，也被中共的武裝人員堵在村莊之內，不許流浪乞討，又是為什麼？

幸運的一些西藏兒童，他們可以跟隨達賴喇嘛流亡印度，感謝高山之國瑞士人民的大慈大悲，他們伸出溫暖的手，迎接了一大批西藏兒童去生活學習，延續了西藏的民族血脈和文化種子。西藏孤兒悲劇的根源，因為他們的故鄉遭到非法踐踏，即使流亡印度也不能保障他們的健康，以及適合他們生活的高山環境。

接受西藏兒童的除了瑞士，還有歐洲其他國家，以及美洲、澳洲等等，甚至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幾乎所有的文明諸邦。去往歐美澳等地的西藏兒童，有些是孤兒，有些不是孤兒，有的失去了雙親，有的失去了雙親中的一方，有的雙親健全，但都面臨著那個時代的生存困境。送走他們的流亡中的噶丹坡章（藏人行政中央），從未說他們全都是孤兒。據我所讀故事，彼時的藏人在印度，要砍伐原始森林修築公路，環境之險惡，最需要他們的孩童得到救助、脫離險境。所以，成為亡國奴的西藏人，一直對所有的文明國家表示感恩。

這些成為僑民的兒童，對自己的母語文化的繼承能力有所差異，有些繼承的很好，有些繼承的不好。這種母語文化的失落現象，在所有的各個種族的移民中，都是一樣的。即使上海兒童隨著雙親移民北京，都能保持上海文化嗎？何況只身去了歐洲的西藏兒童呢？眾所周知，即使在中共統治下跟隨雙親長大的藏族女作家維色、維族學生領袖吾爾開希，都幾乎不會使用本族語文，這又是誰造成的呢？廣州人抵制北京官方普通話，又是為什麼？

無一例外的是，移民歐洲美洲澳洲的西藏兒童，是當地人口中犯罪率最低甚至為零的群體，並都成為各國人民與西藏人民之間的民族友好與文化交流的橋梁。他們無愧於既是當地人民的養子，也是西藏文化的使者。時至今日，藏語佛學已經成為歐美澳的多元文化之一，成為西方人選擇學習佛學的主要宗派法門，藏傳寺廟如同花兒撒遍了歐美澳諸邦。這足以說明，從西藏流亡歐美澳的兒童，大部分都很好的繼承並且推動了自己的母語文化。至於有些西藏兒童不懂得甚至舍棄了藏傳佛學，那也完全是他們的信仰自由，雖然他們深感遺憾。

至於瑞士的某些報紙和影像作品，願意描述西藏流亡兒童在當地成長的故事，我們表示感謝。即使他們的描述有所偏頗，我們還是表示感謝，並希望他們能夠繼續描述更多的故事、深入揭示西藏兒童流亡悲劇的時代根源。

我更希望他們能去中國，看看今天正在被制造出來的，有多少的孤兒？那些滿街乞討，被制造成殘疾的孤兒？希望他們給出答案：中國為何成了最大的孤兒輸出國？

西藏比如縣一作家和友人被抓

10月11日（週五）深夜，西藏康區比如縣當地青年作家次成加材（筆名：秀真）被當局以涉嫌“煽動分裂國家”等罪名強行遭捕，他的友人玉傑也在星期六上午被捕。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道，“10月11號深夜，比如縣一批公安人員突然闖入作家次成加材位於比如縣香曲鄉登卡村的家，以涉嫌‘煽動分裂國家罪’和‘破壞社會穩定罪’，以及自9月28號以來在比如縣比如鄉莫阿村和孟慶村及達塘鄉境內發生的示威抗議、縣學校學生集體抗議、民眾絕食示威等事件中‘公開發表非法言論’的罪名強行將他拘捕，警方還在同一時間搜查他的家，沒收了他的電腦、電話和部分書籍。第二天一大早（10月12日），原為縣公安局工作人員的他的好友玉傑也以相同的罪名在香曲鄉登卡村被當局拘捕。”

青年作家次成加材的筆名為“秀真”，是藏漢雙語作家，出生在比如縣香曲鄉登卡村，現年27歲。他從小就讀於香曲鄉小學，2001年進入四川甘孜州白玉佛學院為僧，學習佛法知識，截至2009年他先後前往色達五明佛學院、德格協慶寺、德格竹慶寺、阿壩格爾登寺等寺院求學深造；2009年底還俗進入西北民族大學，在四年學習期間專攻中文文學寫作專業。

今年5月，在他離正式畢業只剩幾個月的時間，就被當局強行開除學籍，理由是他和部分同學平時以各種主題在學校舉辦一些討論會，當局指討論會主題為“非法”。

今年6月，他返回比如縣家鄉後開設了一家名為“新一代”的賓館，還有一所業餘學校，向家鄉青年免費教授藏文和漢文。2007年，他先後撰寫和出版了名為《雪域悲歌》和《雪域命運》兩本藏文書籍，受到讀者的熱捧。2012年，他同部分西北民族大學同學聯合創立了一本名為《新一代》的藏文雜誌，他擔任該雜誌的主編。他還在藏人文化網開設的《秀真博客》裡用中文寫過多篇文章，其中包括《醜陋的拉薩》、《上帝該死》、《那一夜》、《那些年、那些事》等。他的博客現已被當局關閉。

星期六被捕的玉傑是比如縣香曲鄉登卡村人，現年26歲，2005年被比如縣公安局錄用，從事七年的公安工作後，於2012年主動辭職，開始在比如縣城經商。他的妻子名叫拉吉卓瑪，兩人育有兩個孩子。

簡訊

10月6日，西藏比如縣達塘鄉僧俗民眾聚集在達唐鄉，進行和平抗議要求當局立刻釋放多傑紮才，當局非但沒有理睬民眾的呼聲，反而以強硬鎮壓民眾，軍警開槍射傷了紮嘉等部分藏人，並打傷了旺青朗傑、巴多、紮拉的兩兒子等人。

唯色評說西藏

記我的法文版新書 《西藏的自焚—世界的恥辱》

10月17日，法國Indigène éditions出版社發行了我的有關126位藏人自焚事件的新書：《Immolations in Tibet: The shame of the world》（見圖），意即：西藏的自焚—世界的恥辱。

這是我的第二本法文著作。第一本是2010年由Gallimard（伽裏瑪）出版的《Mémoire interdite, Témoignages sur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au Tibet》（即我所做的關於文革在西藏的口述史《西藏記憶》）。但不同的是，《Immolations in Tibet: The shame of the world》是應Indigène éditions的約稿而專門寫的。也即是說，這本書的第一讀者是法文讀者，這讓中文寫作的我有一種特別的感受。

始於今年四月的這本新書，實際上心力交瘁地寫作了兩個月，雖然只有短短的兩萬多字。Indigène éditions曾出版批判全球化金融資本濫觴而暢銷全球的小書《憤怒吧！》（Indignez-vous!），關注藏人自焚，尤其關注如此眾多的藏人自焚而世界卻一片沈默的狀況，希望通過我的文字向世界發聲，然而這不是輕易就能發出聲，原因無他，126位藏人將寶貴的生命付諸於奉獻與抗議的火焰，人世間任何語言對此的描述與評價都是蒼白無力的。

而在我寫作的時候，在這本書即將印成的時候，在高高的西藏高原仍有藏人以身浴火，表達決絕的抗議。所以我在這本書中只來得及記載了125位自焚藏人的概況。在此允許我陳述一個殘酷的事實：在2008年遍及西藏高原的抗議及中國政府的嚴酷鎮壓之後，2009年1位藏人自焚；2011年14位藏人自焚；2012年86位藏人自焚；2013年迄今，25位藏人自焚。

就在上個月，臺灣的雪域出版社出版了我編著的記錄之書《自焚藏人檔案》。實際上這兩本書是不同的。多達20多萬字的《自焚藏人檔案》包括對每一位自焚藏人生平、事跡的記錄，以及藏人領袖的評價與呼籲、來自藏人內部及外界的評說、追憶與報道，更重要的是，還記錄了中共當局對藏人自焚所采取的嚴酷對治之措。而兩萬多字的法文版新書，是我對四年來持續發生的藏人自焚事件所做的一種竭力的解釋、沈痛的分析 and 直率的批評。當然，批評針對的是不義的中共當局以及向不義妥協的世界。其章節內容包括：藏人自焚概況；自焚是一種抗議；藏人為何抗議；抗議為何走向自焚；從兩個高峰看自焚訴求；自焚者的遺言；自焚如何被記錄；抗議需要得到支持；中國當局對自焚者的汙名化；“逆向種族隔離”的拉薩；中國當局的“反自焚運動”；休戚與共的迢迢長路。

當這本法文版新書完成時，因為我在書中引述了偉大的人權衛士、著名藝術家艾未未關於藏人自焚的評論——“西藏是拷問中國、國際社會人權和公正標準的最嚴厲問卷，沒有人可以回避，可以繞過去。目前為止，沒有人不受辱蒙羞。”——Indigène éditions希望邀請到艾未未設計封面，艾未未則給我回信說：“我願意為藏人為你的文章的出版物做事。自焚行為的意義，無論從哲學還是宗教層面，它超越了尚存者的任何試圖理解和訴說的努力，人們看到僅是它發生的直接的政治原因……我還是願意試一試，盡管我十分明確這有多讓人絕望。”

艾未未設計的封面令人感動：所有自焚藏人的名字用藏文記錄其上；中間的一朵火焰壯麗，充滿奉獻的美而非慘烈的苦；潔淨的封面宛如西藏潔白的哈達，以獻給所有自焚藏人。在此，由衷地感謝艾未未！

同時要感謝的是，為這本書作序的Robert Badinter（羅貝爾·巴丹戴爾）先生，他是法國前司法部長，事實上，他被稱為法蘭西“廢除死刑之父”。他寫道：“那些燃燒的火焰所要表達的是藏人再也無法忍受對這個民族的侵犯，再也無法忍受藏人文化習俗和語言被根除，再也無法忍受在各國政府怯懦的沈默中，中國政府對西藏進行的文化屠殺。”

這本法文版新書的出版立即受到了國際媒體的關注，英國衛報、法新社、法國國際廣播電臺、德國之聲、美國自由亞洲廣播電臺等，都做了報道並且採訪了目前住在拉薩的我，同時對我可能會有的遭遇寄予了關注。我的答復是：很長時間以來，我一直覺得自己是在懸崖邊上，隨時有掉下去的危險。而寫一本這樣的書，並且是在國外出版披露真實的書，肯定是有危險的，只是目前我還不知道這危險的程度有多大。然而，這麼多自焚藏人的勇氣，也將勇氣賜予了我，因此我並不畏懼。

（文章只代表特RFA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黑帳篷學校：

一位藏人環保人的生態教育實踐

朋友見到一位在藏東家鄉多年來堅持不懈保護生態環境的藏人，談到正在進行的生態教育實踐，認為有必要發給我放在更多人可以看到的文章中。

這位藏人環保人說：“去年，在縣城或其他地方上學的孩子們放暑假回來，我辦了一個‘青年生態營’。

“往常孩子們回來後都無所事事，就玩遊戲看電視。我把他們抓住，給他們一個新的玩法。我說你上學，你的學費是跟牦牛有關係的吧，你的一切，你的愛呀，你的父母親人都在這邊，你以後畢業了工作了，你父母還在這邊，你應該知道自家的家鄉是怎麼一回事。

“其實也就是三天。我們徒步，用眼睛看，用耳朵聽，用鼻子聞。4個人一個小組，有5個組，在村裏報名，村裏培訓，報名的人很多，但我只能帶20人。不只是在外

面上學的，村裏沒上學的13歲到25歲的也叫上，男女都有，帶著帳篷。現在的年輕人變化大，紋身啊這些都出來了，所以你再搞傳統的做法，讓穿著藏袍跟我走，就沒意思了。放著音樂走也可以，最時髦的東西都可以，完全你自由的嘛。當然我們在草原上吃的肯定不是北京的飯，而是自己的食物。

“第一天出發時我就說你們這些上學的，將來還是要回到這裏來，不上學的，將來也肯定住在這裏，所以我們來認識一下我們的草原。村裏的年輕人沒有城裏人的視角，看個花呀，拍個照啊，沒這個習慣，而我們那個視角有點像遊客的視角。一路上我還問，這塊石頭有沒有什麼說法？這座山叫什麼名字？還把花啊草啊做成植物標本。這些年輕人平時不注意這些，連地名都不知道，這一天走下來，他們就哇，我們草原這麼美呀。我沒把自己當成是老師，我也裝成個老頑童，目的是消除我跟他們之間的距離。晚上住下的時候要討論，然後跳舞唱歌，但沒時間跳舞唱歌，他們一直在討論。

“第二天，離開草原沿著河走，是為了看看這個水到底是什麼？水裏面有什麼？這水跟我們有什麼關係？我們這裏水多，水從源頭一直流下去，有一百幾十個眼，這裏冒出來一個，流到那個山頭又冒出來一個，但是水也是有可能慢慢流失的啊。我們走了兩百米，那清清的水裏面全部是垃圾，撈出來一看，有帽子、有內褲、有鞋子，什麼都有，不注意看的話，看不見這些垃圾。就有人喊，我的佛菩薩啊，給我們供佛的水也是這個嗎？我們早上喝的奶茶也是這個嗎？河水旁邊都在修公路，挖的到處是坑。到晚上我們走到水源頭了，但還是沒有跳舞，哪有心情唱歌跳舞啊，一直在討論。

“第三天，走牧場。草原也不看，水也不看，看人！我去鉗這個帳篷，他去鉗那個帳篷。問這牦牛毛帳篷怎麼做的？又是怎麼搭起來的？這牦牛奶是怎麼擠的？又是怎麼做成酥油奶渣的？等等。了解牧人的生活很容易，因為我們的父母都是牧民。跟牧民問各種各樣的諺語也很有意思，都積澱著深厚的智慧。

“到了第四天，回到村裏了，把他們的父母跟親戚朋友都叫來，分享這三天的見聞。後來他們一致決定明年還要繼續這樣的旅行。非常低的成本，就讓他們走這麼一趟，打動他們的心靈，讓他們產生保護家鄉的意願。

最核心的就是保護意願，跟我們對土地的感情有關係，跟我們的宗教有關係，跟我們的價值觀有關係。實際上，跟牧民或者跟文化、生態有切膚之痛的應該是牧民的孩子！如果連家鄉的地名都叫不上，家鄉的牦牛、帳篷都說不出個所以然，這已經讓他們覺得是恥辱。而這只是我的‘黑帳篷學校’的其中一個內容，其他還有民間講壇、影像討論、相關培訓等等內容。”

2013年8月15日於拉薩
(本文為自由亞洲電臺藏語廣播節目)

艾未未問尊者達賴喇嘛 “是否希望回到故鄉？是否認為仍有可能重返圖伯特？”

<http://new.livestream.com/HHDLNYC/English/videos/32785418>

時間：2013年10月20日。

地點：尊者達賴喇嘛在紐約。藝術家艾未未在北京。

曾與尊者達賴喇嘛於1980年代在紐約有過會見的藝術家艾未未，通過推特向在紐約開示佛法並公開演講的尊者達賴喇嘛提了兩個問題：

“達賴喇嘛是否希望回到故鄉？”

“是否認為仍有可能重返圖伯特？”

(I'd like to ask: Does the Dalai Lama hope to go back to his homeland, does he think there is still a possibility to return to Tibet?)

據報道，尊者達賴喇嘛在特別確認了提問者是否是艾未未本人後，專門做了較長的答復（這裏可以看到，在1小時04分鐘）：

事實上，早在大約2005年，我有機會和中國官員接觸的時候，我就表達了我的強烈願望：在和政治無關的條件下朝拜五臺山。當時我還沒有在政治上退休。我想回到故土的願望始終在我心裏。那時有一個臺灣僧人，一個非常出色的高僧，叫道海長老，他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出家人。我們共同發了一個願：將來有一天，當我到五臺山朝拜的時候，我們一起念誦龍樹菩薩的中觀論，他用中文念誦，我用藏文念誦，再請一位印度僧人和我們一起用梵文念誦。現在，道海長老已經往生，不再和我們在一起了，我仍然在等待。

現在中國有很多佛教徒。中國佛教徒的數量，據報道有四百萬多，而且一年一年還在繼續增長。在達蘭薩拉，每個星期都有十幾個，或二十多個，或五十多個來自中國的佛教徒。當我在各地講經的時候，都會遇到來自中國的佛教徒，他們來找我，見了我就流淚，甚至泣不成聲。

過去的六十多年，中國政府經歷了四代人，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江澤民時代、胡錦濤時代，現在則是第五代，習近平時代。毛澤東時代，主要強調意識形態。鄧小平時代主要強調金錢，強調經濟。由此可見中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然後，新政策導致貧富分化並加劇，儘管是發生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出現了一些富人，越來越多很富的人，這些人也有很大的影響力，於是江澤民時代提出一個新的思想：現在共產黨不是只代表勞動階級，富人也應該由共產黨來代表，於是就產生

了三個代表的理論。然後是胡錦濤時代，正是由於巨大的貧富差距所造成的內部緊張狀態，所以他提出了推進和諧社會的思想。他知道和諧社會的目標並不是自然而然的輕易能得到的。但是這個想法是很不錯的。

由此可見，同一個黨，同一個政府，是有能力根據不同的情況採取不同措施的。中國是一個有十幾億人口、有很多不同族群的巨型國家，社會的和諧是至關緊要的。在文化大革命後，特別是天安門事件以後，產生了很多憤怒的情緒，所以中國確實是需要作出努力來達成和諧。和諧來自於信任，而信任是可以獲得的，只要你尊重他人，就像我以前提到的，只要有試圖和解的精神，那就會產生信任。信任是非常重要的。

你設立了那麼多的安全人員，必然會制造很多恐懼，恐懼和信任不會並肩同行。可是我說過，和諧的基礎是信任。我認為胡錦濤執政十年，有很好的動機，但是他的方法依賴於武力，這是錯誤的方法。現在新的領導層，習近平和李克強，我想他們應該動用常識，就像鄧小平說的，要實事求是。這是很科學的。我有時候說，佛教的全部方法也是實事求是。現在新領導也應該建立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然後動用你的常識。顯然，在同樣的稱號下面存在著作出某種制度上變革的可能性。

艾未未，作為一個人，你有巨大的潛力來作出一些貢獻。在過去，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你作為一個道德的人站了出來。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有十三億人，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古老國家，她的人民是勤勞的，我認為領導層應該看清現實，這也是非常重要的。

推特上，一位網友講述她見到的拉薩

青藏鐵路通車之前，BBC制作的紀錄片《喜馬拉雅》(Himalaya)拍攝的有拉薩和玉樹的見聞，主持人站在布達拉宮前說拉薩正變成遊客們的迪斯尼樂園。最近印度媒體NITI CENTRA刊出法國藏學家文章《中國試圖把西藏變成遊樂園》(China wants to turn Tibet into an amusement park)，提到蜂擁而至的中國遊客幾乎淹沒西藏高原，西藏正迅速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娛樂公園，比迪斯尼樂園大一千倍。

不過遊客中也有個別清醒的人。在推特上，一位叫天天海豚@leewua99的網友講述了今年雪頓節前後她在拉薩的感受，並與九年前她初次來拉薩做了比較。雖然2004年的拉薩恰如BBC主持人所評點，但作為目前同處一地的我，了然她所講述的是真實，故將她的推文選貼於此，與去不了拉薩的人們分享：

“9年前的拉薩，就是拉薩，藏人的拉薩。但是現在的拉薩有點分裂……滿大街建築工地牆上畫著中國夢的宣傳標語；大昭寺前被磕長頭磨得發光的大石頭；出租車電子廣告版上《團結穩定是福，分裂動亂是禍》的滾動字幕。”

“7月末，剛到拉薩看到室友排了一晚上的隊買到了布達拉宮門票200元。8月7號，2000元一張門票據說還得找人。而且預售票進門後還得憑身份證換真票，人挨著人還催你，一小時內看完得出來。一個民族的歷史怎能如此趕驢的方式看完呢？何況是一個信仰之地？”

“光鮮亮麗、燈火輝煌、嶄新的布達拉宮讓我流淚讓我傷心，也不想進門登布達拉。9年前，很多藏人在馬路上把人行道當黑亮石頭磕長頭，如今都安裝了鐵欄桿。布達拉後門附近的白塔不知被拆到哪裏去了，只剩下各種名品店。摧毀不過如此，但興建需要人心和時間幾百年啊。”

“火車站附近滿大街路燈旁厚厚的金屬板做的五星紅旗，大昭寺周圍密密麻麻飄著的假五星紅旗……宗教信仰是一回事，國家是一回事。在別的寺裏，我悲哀的看到了大門頂上插上了那血腥的旗子。”

“7月末到拉薩火車站時，出站口附近五米一兵，不讓停留不讓拍照，8月回來時，拉薩火車站前一片空曠，只能是一條進出口。不知為何？該不會是怕有人炸拉薩火車站或者在附近向那裏扔炸彈吧？還是軍隊做了什麼有我們不知道的？”

“與9年前不同，八角街每條進大昭寺的路口都有警察和安檢機，暈倒。沒有了那種悠閒的溜達的感覺。八角街（八廓商業街）要搬到八郎學對面的商場裏，估計兩年內要消失了，大昭寺周圍的風景又要消失了。”

“8月6號雪頓節，5號半夜12點帶著睡袋去哲蚌寺，4號門票提前售罄。6號凌晨3點多開始走向展佛臺兩側，8點正式開始曬大佛，人擠人，源源不斷從山下湧上來的藏人，都無法回頭看……CCTV還說不擠？胡說八道。”

“雪頓節下山時，看到很多人隨手扔的垃圾。很多漢人遊客隨手亂扔，我實在太氣憤喊了一聲，但穿得人模人樣的他們頭也不回。下山的路上藏族民警很傷感地聊雪頓節結束後滿山將是垃圾……”

“在納木措，8年前開始賣藏飾品的阿姨說，以前每年9月28日到10月1日，面對念唐古拉山的湖面上能看到三條白龍，在日落的方向湖面上能看到一條黑龍，但最近三年已經看不到了。因為大量興建簡易房和各種建築車輛，旅遊車的轟鳴聲，還有在神湖納木措洗衣服等污染太多。”

“拉薩變得不像拉薩，從哲蚌寺雪頓節人群分流安排和城市發展各方面來看，城市管理者很有問題。仿佛看到一個沒頭腦的人在毀滅一個無法恢復的古代文明。”

2013年8月13日

(本文為自由亞洲電臺藏語廣播節目)

西藏問題的“漢人”， 一個敏感詞

唐丹鴻

中國是個多民族國家，中國人不僅指漢人。鑒於在西藏問題中，的確沒別的民族什麼事，遵照約定俗成，這裏的“中國人”指的是政治的、種族的、文化的“漢人”。……“蕃於蕃國受安，漢亦漢國受樂”這是公元823年，藏漢簽署的盟約中重要的一條原則，銘刻在唐蕃會盟碑上。若把清朝看成滿人帝國的話，那麼至少從民國起，漢人背叛了祖先的承諾，自認為從滿人的帝國“繼承”了對西藏（圖伯特）無中生有的“主權”，在戰爭中強占了康和安多的大片領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完成了對西藏（圖伯特）的全面占領。

一．“漢人”，一個敏感詞

藏人認為：“博是博，加是加”。“博”即政治的、民族的、文化的西藏地域（Tibet），包括多衛康及嘉絨、羌塘等地，藏諺稱“上阿裏三圍、中衛藏四如、下多康六崗”；“加”指的是不包括“博”在內的中國。“博巴”可譯為藏人；“加米”應譯為中國人（英語通常都譯為中國人Chinese），但漢譯習慣上譯成了漢人[1]。

“蕃於蕃國受安，漢亦漢國受樂”這是公元823年，藏漢簽署的盟約中重要的一條原則，銘刻在唐蕃會盟碑上。若把清朝看成滿人帝國的話，那麼至少從民國起，漢人背叛了祖先的承諾，自認為從滿人的帝國“繼承”了對西藏（圖伯特）無中生有的“主權”，在戰爭中強占了康和安多的大片領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完成了對西藏（圖伯特）的全面占領。

中國是個多民族國家，中國人不僅指漢人。鑒於在西藏問題中，的確沒別的民族什麼事，遵照約定俗成，這裏的“中國人”指的是政治的、種族的、文化的“漢人”。

經歷了長期的被敵意和被漠視後，西藏問題終於進入了部分中國現行政治反對者和異見文化人士的視野。既然西藏問題關乎中國對西藏（Tibet）的吞並、殖民與壓迫，對中國人來說，自然就涉及了罪責與不道德，刺激了榮辱感和負疚感，觸動了自我審視與心理防禦，“漢人”就成了一個敏感詞。

例如：我採訪了一些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流亡印度的藏人。近日我在博客上發表了部分藏人的訪談錄，也有其他博客作者和媒體分享了這些訪談。在老人們回顧了痛苦的一生後，我都有了一個模式化的問題：您最想對漢人說什麼？有老人說：“漢人侵占了我的家鄉，部落頭人死在了漢人的監獄裏，部落的人和我的親人被漢人殺了……我這一生的痛苦是漢人造成的。我本應為眾生祈禱，但我做不到為漢人祈禱。”

當流亡者遭受這一切災難，“穿越時間中所有的痛苦”時，沒有一個漢人為他們說話，沒有一個。而正如猶太人說“德國人”、中國人說“日本人”一樣，當藏人用了“漢人”（加米，中國人），一個共同體的名稱時，有漢人針對老人的話說：“該受難藏人沒有認識到共產黨的直接迫害及洗腦才是禍首……卻主要怪在漢人身上，這不是完全怪錯了人嗎？對於受

難者，弄清自己受難的罪魁禍首，是很關鍵的……”；還有人說：“關於二戰前和期間的各種反人類罪行，如果把行為者表述為‘德國人’、‘日本人’、‘蘇聯人’……都是簡稱，嚴謹的表述在這些詞的後面都要加上‘納粹’、‘軍國主義’、‘共產黨’”。

不單這位八十多歲的受害者、在痛苦中度過了一生的老人，在這些對“漢人”一詞敏感的人的眼中，即弄不清罪魁禍首，又用詞不嚴謹；而且，任何藏人或同情西藏的漢人，在表述“漢人”這一集體身份時，都得小心。只要你一說“漢人”、“我們（漢人）”，他們立刻就痛陳無辜。反應極端的，不僅“審核”詞語，而且火眼金睛立刻看出來了，如果你是藏人的話，你就是一個“破壞漢藏友好”的民族主義者；而如果你是漢人，那你就挑起了民族仇恨的特務或五毛。[2]

在中國現行政治反對者和文化人中，這是一種比較普遍的觀點：是中共入侵西藏，在西藏犯下了嚴重罪行。漢人也是中共的受害者，被中共迫害慘死的漢人人數遠遠超過藏人；藏漢人民都是共產黨的受害者。不能把中共犯的罪加在漢族人民頭上，普通漢人對在西藏發生的屠殺一無所知，不應該讓漢民族為自己不知道、也沒做過的事情承擔責任。因此，西藏問題是共藏問題，不是漢藏問題（民族問題）。[3]

二．選擇性遺忘的“漢人”

“是中共入侵西藏，在西藏犯下了嚴重罪行。”——用“中共”替換“中國”，以示中共不能代表中國和人民，這是典型的當今政治反對者的立場，道理也沒錯，比如中共沒經過民選，比如建政以來的極權統治和各種惡行。

但如果回到“當時”呢？

我們的上一代是否還記得：1949、1950年前後，中國人民心目中的中共，中國政權角逐的勝利者，嘖嘖，雖然沒經過投票大選，但難道不比太陽還光輝？難道不是令人民歡欣鼓舞的正能量？在當時，大多數中國人民就意識到被中共竊國了？還是都認同自己是“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如果人民的大多數都真心實意跟黨走，擁護中共的政策，甘受中共的統治，這樣的“加米”難道不算與中共構成了一個政治共同體嗎？

印度出生的圖伯特詩人丹增尊珠在一次採訪中說：“1949年，中共奪取政權……中國人民覺得是革命的勝利，是進步。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寄希望成立的，是中國人的一個黨，中國人民也曾寄望於這個黨能公平地對待工人、農民，以及社會各階層，寄望於這個黨帶領他們走向繁榮富強，這是中國人的期望，從大的方向說，是中國人認可的黨和政權。”[4]

正是這個當時“被中國人認可的黨和政權”，在當時派遣國家軍隊將西藏（圖伯特）“收回了祖國的懷抱”。當中共以“驅逐帝國主義反動勢力”、“維護祖國統一、領土完整”的名

義“解放”西藏（圖伯特）時，中國人民不贊同嗎？中國人民不認為中共正在代表“我們”採取行動嗎？

“中國（吞並西藏）的政策必須在中國民族主義崛起的脈絡之下檢視：中國共產黨人與國民黨人都對民族主義有極大的熱情，並且相信現代中國的領土疆界止於喜馬拉雅山腳下。”圖伯特歷史學者茨仁夏加在《龍在雪域》裏寫到〔5〕。在當時，不僅政治、經濟還是文化上，圖伯特人與中國人（漢人）都沒什麼共同之處，而且面對被統治，兩個民族大眾的心理也決然不同：一方是被異國侵略占領的、無奈而傷痛的、亡國的人民，另一方是湧上街頭載歌載舞、以鞭炮鑼鼓和秧歌歡呼《十七條》簽署的人民〔6〕。收歸蠻邦“五族共和”是中國人早有的理想，中共“解放西藏”、“完成統一大業”的行動獲得了中國人的普遍認可。

“漢人也是中共的受害者，被中共迫害慘死的漢人人數遠遠超過藏人；藏漢人民都是共產黨的受害者。”問題是這裏有一個時間差啊：1949年，解放軍進入康和安多，1950年攻陷昌都，1951年逼簽《十七條》。這三年，藏人已經是受害者了，不單是中共的受害者，也是“漢人”的中華愛國主義、漢人的中華民族主義的受害者。而當時，把愛國主義、民族主義視為高尚道德的漢人民尚不是“受害者”。這個“中華民族”的主體民族，大多數個體都有純樸善良正直的個人品質，在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道德感召下，由衷支持了中共“解放西藏”這一“正義”行為。

當時，一方是面對當頭厄運，深知寡不敵眾、孤立無援的人民，強調一下，當時的藏人已經是雙重的受害者了；另一方是由道德的人組成的不道德的社會，是眺望著共產主義烏托邦、擁護中共的反帝反封建反殖民的解放事業、積極參與殺富濟貧均貧富的革命行動、建設民族“團結”的統一的新中國、充滿沙文主義激情的、走在通向奴役之路上的人民。

在此，我不憚陰暗地假設一下：如果當時是中共政治共同體的“漢人民”，後來沒有成為極權統治的受害者，如果沒有後來的歷次運動，沒有大饑荒，沒有文革，如果“被中共迫害慘死的漢人”沒有“遠遠超過藏人”……那麼，面對藏人的反抗與控訴，清白無辜的對詞語敏感的“漢人”，將會說什麼？

當使用“廣大漢人”、“人民”這類詞來表達一種“清白無辜”的群體時，請別忘了群體身份的形成和顯現，除了血緣種族地域等“不能自選”的因素外，還必然與其“可自選”的社會性活動緊密關聯。“人民”並非一個烏托邦整體，並不具有天然“純真性”。請別忘了，當時的“廣大漢人”是一個有強烈愛國主義、強烈民族主義、強烈共產主義價值觀的群體。

我們不知道，如果沒有這種群體的支持，中共是否仍然會無所顧忌地吞並圖伯特？但我們知道，無論如何，當時中共需要而且擁有了“正義”的理由，這理由建立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民族主義心理上，這是被中國人民認可為正義的理由，人民支持了中共“解放西藏”，以彰顯自己的正義感和有道德。

當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宣布“平叛”的公告和決議，發表關於“平叛”的社論時，中國大眾同樣是理解和支持的，因為“分裂祖國”、“西藏獨立”與大一統的愛國主義道德相沖突；當中共喉舌連篇累牘炫耀“平叛”的業績：戰鬥天數、繳獲的武器數字、殲滅和俘獲的“叛匪”數字……那是黨為民除害，代表我們消滅了分裂祖國的敵人。中共的“平叛”符合中國人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價值觀，因而是“道德和正義”的。

2008年3月西藏抗暴事件發生後，漢人的反應再次向世人展示了：西藏問題中的“漢人”，仍然秉持著與長輩同樣的愛國主義，再次理解和支持了中共“反分裂”的行動，因為“反分

裂”、“反藏獨”仍然符合他們的道德觀和正義感。雖然這正義與道德，因他國的淪亡而閃耀，因他族的血和白骨而鮮艷。

當把“我們漢人”這一集體身份放到具體的政治社會環境中去，與特定歷史時刻中的政治社會變革聯繫起來時，我們並不是我們自以為的那麼正義和道德，也不是自以為的那麼無辜。

在西藏問題這一具體的政治社會背景中，不同種族身份的受害者有自己的視角。當躺在砧板上任人宰割，屠夫身後圍著鼓掌歡呼的人群，是一種悲哀；當別人遇害的時候鼓掌歡呼，還分得了一塊肉一杯血，等殺到自己後方知道成了砧板上的肉，這是另一種悲哀。受害者人與自相殘殺是有區別的。

“漢藏人民都是共產黨的受害者”是一句選擇性遺忘的真話。

被中共迫害慘死的漢人不是用來跟藏人比較死亡數字的。這無論對誰都不妥。

三. 詞義漂移的遊戲和責任

“不能把中共犯的罪加在漢族人民頭上，普通漢人對在西藏發生的屠殺一無所知，不應該讓漢民族為自己不知道、也沒做過的事情承擔責任。”——寫此文的時候，我假想的讀者是有能力理解如下問題的人：“我們”是誰？西藏問題中的“漢人”與“漢民族”是同一個概念嗎？西藏問題裏的“漢人”與“普通漢人”是一樣的意思嗎？

集體身份通常包含兩個層次，一種單指與種族、語言、地域、宗教或傳統有關的自然集合體，比如“漢民族”；另一種則是除以上因素之外，還與政治、政體、時代、社會活動、價值取向等一系列因素有關的政治性的文化集合體。

中共是漢人中產生的一個政治組織，中共政權實質是一個漢人的政權，中國吞並圖伯特的行為背後，充滿了漢人大一統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政治文化背景，鼓掌支持的、圍觀打醬油的、利益上分得一杯羹的都是漢人，西藏問題中的“漢人”，恰恰不是指的“漢民族”這個自然集合體，而是指西藏問題產生以來，這個政治的、民族的、經濟的、文化的集合體。

在政治話語中，正如猶太人說“德國人”，指的就是特定時代的特定政治環境中的“德國人”而非日爾曼民族；正如中國人說“日本人”，並非指古往今來的大和民族。西藏問題中的“漢人”，就是西藏問題中的漢人，這一身份具有明顯的時代和政治特征。當我問流亡老人“您想對漢人說什麼”、當流亡者說“我這一生的痛苦是漢人造成的”、當同情圖伯特的漢人說“我們漢人應當反思”、當同情圖伯特的西方人說“Chinese”……不言而喻，這裏的加米、漢人、中國人凸顯的恰恰是時代和政治特征，而非種族特征。

對這一詞義的理解，並不一定要通過以上這番說明。沒讀過書的人可以準確領會，民運老將或飽學之士也可能使之意義漂移，看什麼心態了。但是，作為政治反對者和文化人，二十一世紀了應該具備這個知識水準：集體身份不局限於血緣和種族上是什麼，更重要的是，在具體的政治社會環境中這一集體是什麼？

誰說了要把中共犯的罪加在漢民族頭上？誰又能夠把中共犯的罪加在普通漢人頭上？這些敏感詞的人們永遠不會給你提供來源或出處，因為出處就是他們自己。他們把中共和“漢人”的邏輯外延變得一樣大，切割得毫無關係，仿佛中共是天外來客，漢人是漢人，中共是中共；中共不是漢人，漢人不是中共，在詞義的遊戲中漂來漂去，讓你不敢相信有如此奇葩的反智和自欺欺人……到底在敏感什麼呢？他們說了：“不應該讓漢民族為自己不知道、也沒做過的事情承擔責任。”

二戰結束兩年後，德國哲學家 and 心理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在《德國罪過問題》中反思了極權統治下的國民罪過，將德國

人在這場悲劇中的罪過和責任進行了四重區分：

第一種是刑法罪過，它侵犯的是法律。由法院在正式訴訟中，依憑所發現的事實和所適用的法律裁定。

第二種是政治罪過，它源自參與罪惡的政治制度。涉及政治人物和國民的作為。政治責任使受國家權力支配、受命行事的個人，都得承擔國家行為的後果。每一個體都要為其被國家統治的方式負責。

第三種是道德罪過，它關係到個人的錯誤行為。即無論何種情況，個人的每一行為仍然受到道德審視，個人應對自己所有的言行負責。道德責任的行使權屬於個體的良心，即律己而非律人。

第四種是形而上罪過，指的是不能盡人的責任去維護文明的人性。

“雅斯貝爾斯所說的四種罪過分屬兩個不同的領域，前二者屬於公眾領域，後二者則屬於私人領域。雅斯貝爾斯指出，一國人民不應在法律、道德和形而上這三個層面上承擔國家或政權的罪行責任，但他們必須在政治層面上承擔這一責任。這就是著名的公民對國家罪行負有集體責任……不能免除的公民罪過就是公民的政治罪過……”

“德國人無論是否具體參與過納粹政權的罪行，都必須以一國成員的身份‘為一國的政體承擔(政治)責任。’這樣做的理由有三條。第一，一國成員因政體組織關係而分享共同利益，他們因此必須分擔政體的責任；第二，國家有制度化的決策機構和程序，公民既參與其中，就應對其結果負有共同責任；第三，即使國家不具有這樣的政策結構和程序，其居民也不能完全推諉共同政治責任，因為他們必須為‘屈從(權力)的環境’負責，正是由於他們的屈從，專制權力才有機會猖狂施虐。” [7]

比照雅斯貝爾斯對罪責的四重區分，西藏問題中的罪責也一目了然：刑法罪過只能是中共的有關決策人承擔，永遠輪不到“普通漢人”；道德和形而上責任是律己的，已經有漢人、特別是境內的開始不懼危險，為圖伯特遭受的奴役發聲，這就是道德承擔，相信未來這樣的漢人會越來越多，西藏問題中的“漢人”形象也會隨之改觀。多數人的沈默或分享殖民利益，是被他們的良心允許的，別人無權幹預，但承受道德指責，承受“漢人”一詞帶來的不舒服和過敏，也是行為的後果。

作為中國現今政治反對者或關注西藏問題的文化人，如此將“中共”和“漢人”用黑白二分法歸類，讓反正已經罄竹難書的中共包攬一切，充當“人民”的“替罪羊”，至少會遭遇一些邏輯難題：比如中共是什麼種族身份？你說是中共入侵的西藏，那毛時代的中共跟習近平的中共一樣嗎？中共八千萬黨員中，很多黨員也是極權統治的受害者呢，很多普通黨員也淳樸善良，對在西藏發生的屠殺一無所知，“解放西藏”、“平叛”、文革時，好多黨員還沒出生呢，還有“三退”的黨員呢，是否就不該承擔責任了？

藏人的邏輯學(因明學)訓練是十分了得的，喇嘛們“啪啪”擊掌辨經的場景世界聞名。讓我們想象一下：聚光燈和世界媒體的長短鏡頭中，一位異見領袖侃侃而談，為漢人喊冤，說西藏問題是共藏問題。忽然一個絳紅色的身影站起來，問出以上那些問題。您咋整啊？指責別人是“挑起民族仇恨的特務或五毛”？

還是以雅斯貝爾斯《德國罪過問題》這樣的角度的角度，來思考“漢人”在西藏問題中的政治責任更文明一點吧。漢人在西藏問題中的政治責任與德國人在二戰中的政治責任有異有同，那是另一個一議題，但的確有不能免除的責任。

四．“共藏問題”：變更概念的問題

西藏問題雖無明確固定的定義，但縱觀西藏歷史和西藏現當代史，以及國際藏學界的學術結論和國際法學界的幾次調查結論〔8〕，這麼說應該是靠譜的：中國自清末開始否認西藏(Tibet)的國際地位，產生了一系列藏中沖突；1949年、1950年中國通過戰爭和武力威脅等手段剝奪了西藏(Tibet)的領土和主權，是西藏問題的關鍵；以及西藏(Tibet)被異國中國占領、被異族中國人殖民統治後，帶來的包括民族問題在內的其他各種問題。

民族問題，狹義來說是指在同一個國家、不同民族之間發生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矛盾沖突；與國家領土和國家主權無涉。廣義來說，也包括被異族壓迫的民族爭取獨立(如科索沃獨立)，以及被殖民民族從殖民統治下爭取獨立。

由上可見，西藏問題綿延一百多年來，既有中國對西藏(圖伯特)的侵略占領問題，也包含了(漢藏)民族問題，特別是大量漢人移民湧入圖伯特後，西藏問題更呈現出藏、漢民族間政治、經濟、文化、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矛盾沖突。“藏人在起義之時既反華又反共。但是一般而言，他們區分舊中國人和新中國人(即共產黨)[9]。”在我對流亡藏人的訪談中，他們也使用國民黨漢人(國民黨加米)、共產漢人(共產加米)、漢人(加米)來表述這一“異族”，在不同時期對他們的壓迫。從西藏(圖伯特)被占領到今天，藏人的反抗包括抵抗異國侵略、抵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殖民、也抵制經濟文化上的漢化殖民。無論是爭取恢復獨立，還是爭取高度自治，都表明了不僅是拒絕共產黨統治，也拒絕異族統治。這一切都符合民族問題狹義的和廣義的定義。那麼，說“西藏問題不是民族問題”就比較政治圓滑了，將民族問題排除不符合事實。

最主要的是“西藏問題是共藏問題”這類表述，給西藏問題重新設定了概念範圍，然後按這一範圍下的邏輯，把中國的國際罪行：以領土兼並、主權剝奪、文化顛覆、經濟控制和掠奪為目的，對另一國家西藏(圖伯特)發動侵略戰爭、武力建立和維持殖民統治、大屠殺、文化滅絕、環境破壞……等一系列由國家實施的犯罪行為，解釋為了由一犯罪組織(共產黨)實施的行為。[10]

實施國際罪行的實體是國家，包括國家機關、行使政府權力的實體和人，並不以是否極權國家而將政黨政府與國分離。國家在實施侵略殖民犯罪的時候，往往得到了該國公眾精神的和社會性的支持、得到公眾除作戰之外的其他形式的參與，國民多少分享了殖民行動帶來的精神和物質利益。

而組織犯罪(無論組織規模多龐大、是否跨國)與國家罪行的最大差別在於：“組織”(“黑幫”、“團夥”)的地下性、非法性、犯罪行為由組織成員實施；組織的非官方性質、組織武裝不是國家軍隊，組織身份不能代表國家和國民[11]。

在今天，中國的政治反對人士，通常將中共定義為一個非法組織，我沒意見，也無意爭論。我只想提醒一下：1930年代，黨和紅軍爬雪山過草地時，僅被藏人看成一個鄰國非法武裝的騷擾(紅漢匪)；而中共建政後，聯合國諮詢機構“國際法律人委員會”的報告是《西藏(Tibet)與中華人民共和國》[8]；聯合國有關西藏問題的數個決議，其對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完稿於2013年9月14日 Yom Kippur猶太教贖罪日

特拉維夫

資料來源：

[1]藏文原文： བོད་ཞི་བོད་ཞི་བོད་། ལྷོ་ལྷོ་ལྷོ་ལྷོ་། 博是博，加是加；བོད་ལ། 博巴；ལྷོ་ལྷོ། 加米。

[2]網上有一些這方面的討論和爭議，讀者若有興趣可自行搜索：<http://gongwt.com/shows.php?BD=0&ID=164517>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0&post=1179190>

http://www.chinesepcn.org/Article/hyxxz/201212/Article_20121227213116.shtml

[3] 共藏問題：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0&post=950777>
<http://www.liaowangxizang.net/drupal-6.3/zh-hans/content/%E4%B8%93%E8%AE%BF%E5%88%98%E4%B8%9C%E6%98%9F%E5%BC%9A%E6%B1%89%E8%97%8F%E4%BA%BA%E6%B0%91%E6%98%AF%E5%85%84%E5%BC%9F%E5%BC%8C%E5%85%B1%E5%90%8C%E6%95%8C%E4%BA%BA%E6%98%AF%E4%B8%AD%E5%85%B1>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0&post=1179112>
 [4] 《民主中國》：西藏文化人和國際藏學家談西藏問題的起源與性質 <http://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32561>

[5] 茨仁夏加：《龍在雪域》P.131第四章 恫惶的共存 臺灣左岸文化出版 翻譯：謝惟敏

[6] 1951年人民日報：和平解放西藏問題取得協議 全國各地人民歡騰慶祝 各民主黨派發表宣言或談話表示擁護 <http://www.people.com.cn/GB/other/5410/5417/20010521/470511.html>

[7] 《縱覽中國：徐賁：個人懺悔和政治責任的區別》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4800>
 並參見：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 NEW YORK * 2000

[8] 1960年，聯合國諮詢機構“國際法律人委員會”《西藏（Tibet）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報告，對西藏國際地位如下裁定：“西藏在1951年《和平解放協議》（即《十七條》）簽訂時，不論如何，是個實質上獨立的國家；1959年西藏噶廈政府廢除了這份條約，也證明完全於法有據……西藏從1913到1950年所展現的國家狀態，一般為國際法所接受。”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1960.Tibet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A Report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Geneva.P.346

——《遮蔽的圖伯特：國際藏學家解讀（中共版）〈西藏百題問答〉》P.69 譯者：謝惟敏 臺灣前衛出版社

《1997 國際法學家協會的西藏研究報告》：在拉薩的西藏政府所管理的西藏地區，從1913年至1950年之間是做為一個完全符合國際法的獨立國家而存在。1950年該地不僅有人民、被統治的地域和行使權力的政府，而且在該地方的一切管理都是在沒有外力干涉或影響等情況下自由、獨立的實施的。1913年至1950年間，西藏的外交工作完全由西藏政府自己直接辦理。因此，西藏至少是一個事實獨立的國家。

<http://xizang-zhiye.org/%e8%a5%bf%e8%97%8f%e7%9a%84%e4%ba%ba%e6%ac%8a%e5%92%8c%e5%8f%b8%e6%b3%95%e5%88%b6%e5%ba%a6/>

[9] 達瓦諾布(Dawa Norbu)：1959年西藏叛亂：一種詮釋 (The 1959 Tibetan Rebellion: An Interpretation) 註釋6

<http://shiyulong.wordpress.com/2012/09/23/%E8%AF%91%E6%96%87-1959%E5%B9%B4%E8%A5%BF%E8%97%8F%E5%8F%9B%E4%B9%B1%E5%BC%9A%E4%B8%80%E7%A7%8D%E8%AF%A0%E9%87%8A/>

[10] International crime
http://en.wikipedia.org/wiki/International_crime
 Organized crime Definition
<http://www.businessdictionary.com/definition/organized-crime.html>

谷歌、百度：國際罪行 有組織犯罪定義

[11] 即使合法組織，如真主黨，其武裝並非黎巴嫩國家軍隊，真主黨與以色列的衝突，並不被認為是黎巴嫩與以色列的衝突。

[12] 同[8]

中國政府愛國運動在西藏造成反彈

VOA

華盛頓 — 中國政府在西藏進行的一個愛國運動看起來已造成反彈，導致距拉薩560公裏處一個平靜地區發生抗議、大規模射殺及拘捕事件。

西藏消息來源告訴美國之音，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常務副書記吳英傑，8月發起一個運動來應付以反抗著稱的那曲地區比如縣。作為他的“構建和諧比如”主題教育運動，吳英傑開始在當地展開長時間的訪視。

不過一個西藏流亡組織收到的信息說，吳英傑的做法反而變成一場災難。

位於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組織Drasogdrisum協會說，自中國官員下令要比如地區的藏人在自家屋頂升起中國的五星國旗後，當地在9月底就發生了暴力事件。

該協會負責人那旺塔爾帕說，當局警告那些不服從命令的藏人說，他們的子女將無權受教育、無權到醫院看病，也無權或采集冬蟲夏草。冬蟲夏草是當地所產的一種極為珍貴的草藥。

不過，據藏人之間通過短信服務微信Wechat傳送的一封信，以及塔爾帕的組織從電話和其他消息來源收到的信息說，儘管有這些警告，但距離縣城15公裏處的莫瓦村藏人還是將五星旗丟到一條河裏。

當中國警方人員抵達當地要拘捕丟棄國旗者時，他們和村民發生了衝突。相同的消息來源說，中國軍隊在衝突後立即控制了莫瓦村。流亡藏人告訴美國之音，附近小村有大約40名村民因要求軍隊撤離而被拘捕和毆打。

隨後，軍隊管制居民行動與藏人要求軍隊撤離的一連串抗爭和衝突，導致許多藏人被關押，1名藏人從拉薩通過微信發出的短信說，“數千名部隊和武警在9月30日和10月1日，從拉薩等地往比如地區移動。”

有報道說，中國安全部隊在距離比如地區大約68公裏處的一個小鎮，朝一群抗議武警鎮壓的藏人開槍。國際人權組織大赦國際說，多達60名藏人因槍擊和毆打而受傷。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沒有直接答復美國之音有關比如縣事件的提問。她說，媒體應該看的是整個西藏經濟發展的大圖像。

華春瑩說：“你提到的具體情況我不了解。但是對於西藏，我想其實只要不帶著偏見和先入為主的一些觀念，應該承認西藏和平解放60多年來，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進步。目前西藏自治區，人民是安定的，社會是安定的，而且經濟社會發展也是大家所能夠看得到的。我們希望有關媒體不要老是專註於某些地區或發生的一些個別事件，應該看到西藏整個社會在不斷進步的這一事實。”

西藏自1950年以來就由在北京的中共政權統治。

從鎮壓比如事件看中共 對藏人的殘酷統治

作者：桑傑嘉
民主中國首發
時間：10/30/2013

中共在西藏康區納秀比如縣對西藏人進行武力鎮壓，至今已經打傷數十人，逮捕五十多人，而且軍警向手無寸鐵的西藏民眾開槍，整個比如通訊封鎖。封鎖通往比如的交通要道。並秘密通知拉薩公安秘密監控那曲地區東三縣（即：比如縣，索縣、巴青縣，代號是A縣B縣C縣）藏人在拉薩等地的行蹤。中共在這次鎮壓事件中逮捕的藏人包括作家、婦女、僧人、尼姑、牧民、農民等----參與抗議、請願者多達上千人。

近一個多月來，西藏康區納秀比如頻繁傳出藏人遭中共鎮壓的消息，引起西藏境外藏人和國際社會的關注。德國聯邦議院西藏對話小組（Tibet Gesprächskreis Deutscher Bundestag）日前發表一份聲明，對西藏比如新近發生的安全機構逮捕和打傷多名藏人事件表示憂慮，並譴責中國當局暴力對付和平示威者。聲明指出，中國當局必須在即將啟動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普遍定期人權審議程序”中表現出建設性態度，對其西藏政策的批評性問題作出回答，同藏人對話。

西藏人民議會10月4日發表新聞聲明，強烈譴責了中共對藏人的鎮壓。聲明指出：中國政府的民族歧視以及實施消滅西藏民族的政策，是在製造西藏社會的不穩定。中國政府繼續實施文革式的任意逮捕、毆打和暴虐藏人的政策。因此，將可能會導致藏人自焚等抗議運動，對此中國政府負全部責任。聲明最後還呼籲國際社會關注中共鎮壓比如藏人的事件。

大赦國際中國問題研究員科琳娜·芭芭拉·弗朗西斯(Corinna Barbara Francis)女士表示，近日中共當局開槍鎮壓和平請願的西藏比如縣藏人民眾，對此中共當局方面未進行任何的調查，表示這是中共政府對藏人自由集會權利的踐踏。同時，大赦國際呼籲中共政府停止對藏人進行的所謂“愛國主義教育運動”，強制讓藏人誣蔑達賴喇嘛尊者，表現出各種愛國行為。大赦國際譴責中共當局一味地武裝鎮壓和平表達訴求的藏人，踐踏藏人的各項權利，對此呼籲中共政府尊者藏人人權。

國際聲援西藏運動政府關係部負責人托德·斯坦(Todd Stein)在聲明中呼籲各國代表於10月22日，聯合國對中

國進行普遍定期審議時，針對比如縣鎮壓事件為主的中共惡行，進行討論，讓中共代表對此作出說明。托德·斯坦表示，中共在西藏的高壓政策早已違反了《聯合國憲章》中規定的人權條款。

10月22日，在聯合國進行涉及西藏人的權利等的“中國人權記錄的普遍定期審議”之際，中國政府為了轉移視線，國務院新聞辦發表所謂的《西藏的發展與進步》白皮書，無恥地稱：“今天的西藏，經濟發展，政治進步，文化繁榮，社會和諧，生態良好，人民生活幸福安康，一個傳統與現代交相輝映的新西藏正呈現在世人面前。”

比如抗議事件及中共的鎮壓

中共鎮壓比如藏人事件的起因是中共強制推行所謂的“愛國主義教育運動”。9月10日開始，中共當局從西藏自治區、那曲和其他地區向比如縣派遣大量的工作組人員，向比如縣民眾開展所謂的“愛國主義教育”。9月28日，當局下令西藏康區納秀比如縣所有村莊的每家每戶要懸掛中國國旗，當局的這一指令遭到莫阿村、曼琴村等當地藏民的抵制，民眾將當局發下來的中國國旗收集並扔進了怒江。

中共有關部門得知該消息後，派遣大量軍警前往以上兩個村子，軍警與民眾發生了長達3小時的激烈衝突，中共軍警包圍了莫阿村、曼琴村。附近的達裏村、拔諾村、乃許村、查忍村等得知中共軍警鎮壓莫阿村、曼琴村的消息後紛紛趕來聲援。並和中共軍警對峙，最後中共軍警逮捕了40多名藏人。事後，中共當局威脅民眾，肇事者和抗議者的子女一律不準上學，患者不準到醫院就醫，也不準挖蟲草等等。當局逮捕了40多名無辜藏人後，當晚上約7點，上千當地藏人聚集在比如縣政府大樓前和街道中心進行絕食抗議，晚上就地守夜，要求當局釋放逮捕的藏人。參加絕食抗議的包括抱著兩個月嬰兒的母親以及83歲的老人。

由於局勢緊張，當晚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常務副書記

吳英傑和那曲地委書記多托親赴現場，為了平息民眾的怒氣，暫時釋放了之前被逮捕的藏人。所有人遭暴虐頭部等嚴重受傷。其中，一位叫次仁堅參的傷勢嚴重，送往拉薩救治，在拉薩市人民醫院接受搶救。並從莫阿村到比如縣城設置了6個檢查站，每家每戶門口都部署軍警放哨或巡邏。在各村原有的工作組人員外，還特別部署了軍警，禁止藏人前往縣城，實施戒嚴使整個比如縣城民眾和村民陷入恐慌中。同時，開始實施大抓捕行動。由於比如縣的通訊被切斷，無法獲得抓捕行動的詳細情況。

2013年10月3日晚間，西藏比如縣達塘鄉央唐區4村人多傑紮才等人突然被公安人員逮捕後下落不明。10月6日，當地僧俗民眾聚集在達塘鄉，進行和平請願要求當局立刻釋放多傑紮才。中共採取武力鎮壓，甚至向手無寸鐵的西藏民眾開槍。其中打傷了旺青朗傑、巴多、紮拉的兩兒子等人，紮嘉等部分藏人中槍受傷嚴重。10月11日上午約11時，一位叫格桑的西藏比如縣婦女，在那曲地區高原路得炯旅館前突然遭到公安逮捕後失蹤。格桑29歲左右，三個女孩母親，大女兒叫斯塔次措，11歲。二女兒叫拉姆，9歲。小女兒叫紮西拉姆，只有4歲。10月11日（週五）深夜，西藏康區比如縣當地青年作家次成加財（筆名：秀真）被當局以涉嫌“煽動分裂國家”等罪名強行遭捕，他的友人玉傑也在星期六上午被捕。

10月15日，19歲的達瓦倫珠和20歲的尼姑強巴從比如縣的家中被公安人員帶走。達瓦倫珠和尼姑強巴從香曲鄉亞爾冬村被縣公安人員逮捕後，亞爾冬村村長阿炯和阿布朗卡等多人前往比如縣公安請願，請求立即釋放兩位僧侶，但是當局並沒有理睬。10月17日，比如縣秀登寺的20歲僧人強巴列謝和25歲的僧人格南在拉薩遭逮捕。10月18日，西藏比如縣夏曲鎮藏人丹增讓卓被中共當局抓捕，次日，上百民眾聚集在當地政府大樓前，要求釋放丹增讓卓，不幸遭到軍警包圍恐嚇，並有數名藏人遭到拘押。10月19日，上百名藏民聚集夏曲鎮政府前展開請願，要求釋放丹增讓卓。在請願時中共軍警逮捕了丹增讓卓的父親雪達，親戚格桑南卓、拉姆次仁、多嘉、美傑和桑姆的兒子等人。

10月20日，當地藏民繼續在政府辦公樓前請願，要求釋放被捕藏人。隨後，西藏那曲地區政府官員趕到現場，並對民眾說，你們這麼做不過是雞蛋碰石頭，並恐嚇說：你們再繼續這樣，就會遭到1959年和1969年一樣下場。所有的路口都被大批軍警封鎖，藏人的手機被沒收，搜身檢查。

10月21日，中共自治區副書記吳英傑再次“坐鎮”比如縣進行指導鎮壓工作。目前，中共繼續在抓捕參與抗議的藏人。

比如抗議事件的根源

在西藏發生的所有抗議事件，其根源是中共入侵，並非

法占領西藏，進行殖民統治而造成的。最近中共官員在鎮壓比如藏人時以“1959、1969年”來恐嚇民眾，是有歷史原因的。

1949年，中共在中國奪得政權後，開始入侵西藏。非法占領西藏康區和安多的廣大領土之後，準備進一步入侵西藏中部。在昌都向西藏政府軍隊發起進攻，並強迫簽訂非法條約，中共的大部隊開進西藏首都拉薩。中共一方面開始在西藏中部地區部署軍事力量為完全占領西藏做最後的準備，另一方面向西藏政府表現合作的假象，到1959年時，中共在西藏完成了軍事力量的部署之後，開始動手完全控制西藏的政治權。

隨著西藏康區和安多地區民眾對中共反抗運動的蔓延以及中共軍隊進行殘酷血腥鎮壓而掀起了全西藏的抗暴運動。中共對參加抗暴運動的西藏人不分僧俗、男女老少進行血腥屠殺。其中比如曲林寺主持著名宗教領袖夏仲仁波切參加了抵抗中共的護教軍，並擔任主要領導人在加拉巴咀（邊壩縣）與中共進行激烈戰鬥。據《血祭雪域》記載，邊壩血戰中“沙丁地區，主要有比如夏仲率軍駐守，3月9日，敵401團趙團長率左翼六連兩個排由松許渡過怒江到達加朋拉，藏軍30人占據東側高低，主力占加朋拉主峰，並從早上九點開始先後向敵軍發起三次猛烈的進攻……”。

“9日上午6時，比如夏仲率200余名藏軍也抵達沙丁南牧場，敵軍立即組織一個營和一個連向藏軍攻擊，藏軍連續打退敵軍四次進攻後不支失敗，比如夏仲被俘，127人陣亡或被俘，其餘藏軍則沖出了敵軍突圍。”比如夏仲最後被中共殺害，還有恰日寺的尼紮仁波切等高僧大德遭中共殺害。當年比如人民展開抗擊入侵者的戰鬥，在戰鬥中中共正規軍隊向西藏平民開戰，進行了史無前例的大屠殺。如，比如縣香曲鄉亞爾冬村由於所有成年男人幾乎全部殺光了，整個村莊沒有男人，成了寡婦村。幾十年來有婦女耕地種田（在西藏風俗裏婦女絕對不會耕地的，女人耕地是由於家裏沒有男人，親戚鄰裏沒有男人的情況下才會出現的悲劇）

1969年，比如縣香曲鄉亞爾冬村3千人再次反抗中共黑暗統治，同樣遭到中共血腥鎮壓。在戰鬥中白白、桑珠、索難朗次人等在戰鬥中壯烈犧牲。在整個反抗戰鬥中打死了數百名藏人，而且後來又被抓了很多，其中大部分被槍斃。據當時人回憶約對三十人進行了公開槍決。

2009年以來，西藏共發生了121起自焚抗議事件。其中有4起是發生在比如，其中3人犧牲，1人失蹤。

西藏民族共同記憶——中共非法占領祖國以及六十多年的屠殺、關押、失蹤、流亡……中共殖民統治者一次又一次的撕裂藏人無法愈合的傷痕。最近中共再往比如人民心靈斑斑傷痕上插刀——開展“愛國主義教育”，並要求懸掛中國國旗。這對藏人是極大侮辱，就如10月13日，中共強制要求西藏尖紮縣藏人懸掛中國國旗遭當地藏人抵制時說的：“這是對藏人的羞辱”。

一次又一次的屠殺，一次又一次的侮辱、欺壓、歧視……如此殘暴政權的血旗，沾滿抵抗侵略者的藏人祖先們鮮血的旗子。懸掛在西藏最神聖的布達拉宮、大昭寺、各大寺院裏……這對西藏人民已經是極大的羞辱。因此，藏人抵制懸掛中國國旗是必然的，且再正常不過的事。事實上，西藏人民抵制懸掛中國國旗是在非常清楚地表明不認同這個非法占領西藏，且對西藏人民造成極大災難的政權。因為，在正常情況下政府是不需要強制國民懸掛國旗的，只有非法政權才會如此。自知是非法的所以強制民眾承認他，在這個過程中強制懸掛國旗是其中的一個手段。大家都知道美國發生911事件後，美國國旗發生短缺，因為國民自動買國旗懸掛在自己家門口或者屋頂，從來沒有也不會由政府強制要求懸掛國旗。

另外，如果不是一個非法占領他國的政府不需要在懸掛國旗上如此下功夫，由於非法政府賊心不安，所以，總是拿如此滑稽的東西來自慰。如印度南部有些地方就是不懸掛印度國旗，抵制印度國旗。但是，印度政府從來沒有強制或者對此進行武力強迫。沒有懸掛國旗不會對印度政府構成任何的威脅，印度政府也不需要對此擔憂。因為，政府是人民選舉產生的，而政府尊重民眾的意願。唯獨極權獨裁、非法政權才會如此恐懼民眾不懸掛他的旗子。

在西藏很多地方發生抵制中共的“愛國主義教育運動”、懸掛中國國旗發生衝突，有人被關押、判刑和重罰等等。甚至，發生中共軍警向民眾開槍掃射的悲劇。中共政府真的想西藏人民“愛”這個政權和國家，唯一的方法是聽取西藏人民的意願、訴求。包括給民眾宗教信仰自由、言論自由、語言平等、平等權利等最基本的人權和尊重。才有可能“愛”國家和政府，相反強制的“愛”國，決對不是真正的“愛”國，鎮壓和強迫無法讓人“愛國”。

從中共入侵西藏，並且如今還在不斷的壓迫藏人，因此藏人對中共的反抗將是必然的。但是，並非絕對沒有辦法徹底解決或者愈合廣大西藏人民的傷痕。只要尊重西藏人民的意願，按“中間道路”的原則徹底解決西藏問題，讓以達賴喇嘛尊者為首的流亡藏人返回西藏。這樣才能愈合西藏人民的傷痕，才有可能人民“愛國”。

2013年10月23日

國際人權聯盟敦促中國停止打壓西藏藏傳佛教

國際人權組織發表報告顯示，中國政府在西藏對宗教人士的打壓和迫害加劇，它們呼籲中國當局停止對藏傳佛教教徒的迫害。

國際人權組織“國際人權聯盟”和“國際聲援西藏組織”前不久聯合發表題為“中國政府必須停止打壓藏傳佛教”的報告，批評中國政府在西藏針對藏傳佛教信徒的打壓和迫害。報告強調，中國政府自2008年以來在西藏所實行的打壓政策，違反了“國際人權公約”的諸多條款。自2008年3月發生席捲了

全西藏的藏人和平抗議示威以來，西藏經常發生佛教徒自焚事件，這是藏傳佛教迄今所經歷的最具悲劇性的一些事件。到目前為止，已有120人死於自焚。自焚死亡的人包括學生僧侶、尼姑、年輕母親、農民以及遊牧者。這些自焚人中，有些直到死亡之際還在保持著兩手合掌的祈禱姿勢；許多自焚者選擇了在佛塔、寺院、或尼姑庵旁邊自焚死亡。

“國際聲援西藏”組織的歐盟代表葉列娜·格伊塔女士，在接受自由亞洲電臺記者採訪時表示：

“在報告裡，我們列舉了好幾個中國政府如何在西藏打壓藏傳佛教和其信徒的例子。’國際人權聯盟’和’國際聲援西藏’組織這些年來目睹到，中國近年來大幅度加強了反達賴喇嘛的宣傳運動，這包括禁止人們擺放達賴喇嘛的肖像等。同時，當局還靠出臺一系列法規來加緊政府對藏人宗教活動和西藏社會個方面的控制。其中一個例子就是，政府2007年出臺的、針對選擇活佛轉世靈童的規章制度，即：《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這個文件基本上說，所有活佛轉世靈童都必須是政府認定的，否則就無效。這些做法顯然是旨在削弱藏族宗教領袖的威信和地位。這些年來我們還看到，在拉薩的好幾個寺院和文化中心被當局拆毀。此外，當局還在西藏各寺院裡進駐所謂的’管理委員會’，這些委員會的目的就在於對僧侶和尼姑進行政治教育和愛國宣傳。除此之外，中國政府還設置了對西藏宗教課程的限制，並製定了什麼年齡的人才能被允許進寺院學習宗教課程等。”

“國際人權聯盟”和“國際聲援西藏”組織的聯合報告說，幾十年來，儘管面臨著北京政府針對他們宗教、文化和社會各方面的壓力，藏人的政治抗議運動卻一直保持著和平。而這些年來所發生的、前所未有的這一系列自焚現象，顯然是中國政府強力壓制和打壓的結果。中國政府進來針對藏人的各種壓制性措施包括宣傳、再教育、行政管理和懲罰等。

國際聲援西藏組織的歐盟代表葉列娜·格伊塔女士，還列舉了以下幾個中國政府針對藏人加緊打壓的例子：

“中國政府針對藏人宗教和文化所實行的各種限制，顯然是對藏人人權的嚴重侵犯。北京政府近些年來所推出了一些愈發壓制性的政策，例如，當局宣布，沒有經過政府認可的活佛轉世靈童是非法的或無效的。此外，當局靠加強反達賴喇嘛的宣傳運動來設法以對北京政府的忠誠來取代藏人對達賴喇嘛的忠誠，從而從根本上動搖藏人的身份和自我意識。此外，當局在西藏社會的各個方面加深了所謂的’愛國主義’教育運動，這中教育運動甚至延伸到了寺院裡。”

“國際人權聯盟”和“國際聲援西藏”組織的聯合報告說，中國政府還把藏人宗教活動和信仰中自己認為是有威脅性的部分犯罪化，並將這些與所謂的“分裂主義”等同，還以此為名逮捕和監禁了包括僧人和尼姑在內的很多藏人。當局這些年來甚至在西藏的寺院裡進駐了許多中共黨員和政府官員的人數，並在宗教節日期間派遣軍隊來保安。

國際人權聯盟主席克裏姆·拉赫迪先生呼籲中國政府，允許包括僧人和尼姑在內的所有藏人，能夠不受任何阻力地享受他們的文化和宗教權利，並重新審核和檢驗自己對西藏的那些有害於藏族語言、宗教、和文化傳統、並使藏人強烈不滿的政策和措施，以免這些政策和措施最終導致社會動亂。

國際人權聯盟(FIDH)是一個歷史最悠久的、非政府國際人權組織。它成立於1922年，總部在巴黎，如今匯集了100多個國家的164個成員組織。該組織獨立於任何黨派、宗教、和政府。其核心宗旨是促進各國尊重《世界人權宣言》、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內規定的所有權利。

----原載自由亞洲電臺普通話

真相、慈悲、勇氣和希望

楊建利：發言稿

在2013年國際西藏網絡歐洲地區會議上的演講辭

2013年9月27日 瑞士 巴塞爾

(中文翻譯：段潮)

親愛的朋友們、兄弟姐妹們，
紮西德勒！

我很高興再一次和你們相聚在一起，能站在這裡我感到非常榮幸。

在來這裡的飛機上，我問自己：“我在不同場合發表過各種支持自由西藏的言論，這次還能說些什麼呢？我還能說哪些以前沒有說過的話呢？當我們繼續面對著如此多的冷漠的中國同胞和這個幾乎是無動於衷的世界，我還能說些什麼呢？”

為了幫助我找到我的話語甚至道德羅盤，我覺得有必要再聽一聽藏紅色火焰中傳出的聲音。

在自焚之前，藏人作家古珠如是寫道：

為了見證和傳播西藏的真實狀況，我們要把和平鬥爭更加激烈化，將自身燃燒呼喚西藏自由之聲。上蒼大神請註視雪域西藏，母親大地請把慈愛賦予西藏，中立的全球民眾請重視正義，純潔的雪域西藏雖被鮮血染紅，軍隊不斷在實施武力鎮壓，但無畏不懼的雪域兒女們一定會勝利，真相是我們通向勝利之道，讓我們架起智慧之弓，射出生命之箭，殲滅正義之敵。

從這驚天地泣鬼神的悲鳴中，我聽到四個異常響亮的詞：真相、慈悲、勇氣和希望。

讓我從我們熟知的真相說起。

自被中共佔領統治以來，已有超過百萬的藏人死於監禁、酷刑、死刑和大規模屠殺。

2008年，一份聯合國的報告總結道，“酷刑在西藏被‘廣泛’和‘經常’地濫用”。

中國政府毀壞了超過6000座藏人寺廟。

自2009年3月起，超過130名藏人用自焚的方式表達對這種殘酷佔領和統治的抗議。

讓大批漢人移居藏區等一系列中國政府的對藏政策，導致藏人正逐漸失去他們的土地、語言和文化。如果得不到制止，文化滅絕政策會很快讓藏族在自己的土地上變成一個人口和經濟上的少數民族，並最終成為一個失落的文明。

這是眾所周知的真相。我們一定不能讓這些真相被世界的良知忽視，當然也不能讓它被中國的良知忽視。我們必須鏗而不捨地開展全球真相之戰、向世人傳播真相，用我們親愛的兄弟古珠的話來說就是：“真相是我們通向勝利之道，讓我們架起智慧之弓，射出生命之箭，殲滅正義之敵。”

假如他們對人類的良知沒有充分的信心，藏人自焚者的善舉會變得不可思議也毫無意義。我們必須承載發揚他們的慈悲精

神，呼喚世人的良知。特別是，我們應該做出特別的努力，向華人講述一個真實的西藏，以慈悲感召他們，堅強他們的心懷意念，使它們能識別真相、打破沈默。我相信，那些無私的殉道藏人一定堅信，慈悲可洗淨世人的良知，包括華人的良知，而且明淨的良知不會將真相隱藏起來。

親愛的兄弟姐妹們，你們知道我是一個很驕傲的人。但是，中國政府有系統地給西藏人民施加的無法言說的苦難，還有中國大眾的普遍冷漠，都讓這樣一個驕傲的人感到羞愧、窘迫。這樣一個驕傲的人常常被他悲痛的沈重、憤怒的強力以及那種面對如此強大的惡魔時無法忍受的無力感，逼得跪地禱告。然而，親愛的藏族兄弟姐妹們，你們給了我很大的勇氣；你們用自己難以置信的耐力鼓舞著我。我也從像座這樣的好人身上獲得了勇氣，你們這些自由西藏的支持者的不懈努力使得西藏問題存於人們的視野中，並幫助全球支持西藏的網絡日益壯大。在那麼多冷漠的人面前我們這些人或許顯得微不足道，但是，“一個有勇氣的人就構成大多數”，正義的敵人才是應該害怕的一方。我們決不能失去希望。

當你懷揣著恐懼，走到哪裡你都會陷入恐懼之中。但當你向著希望前行，走到哪裡你都會看到希望。讓我們向著希望前行。我們從尊者達賴喇嘛的話中可以得到力量和激勵，他說“悲劇應被當作力量的源泉。不論面臨何種困難，不論感覺多麼痛苦，若我們失去了希望，那才是真正的災難。”

讓我們向著西藏的殉難火焰前行，因為那是充滿著慈悲和愛的勇敢的生命之火，因為殉難者是帶著希望採取自焚這種極端行動的，他們的希望是這些火焰能夠照亮這個世界讓人們看清真相，他們的希望是真相必將使我們獲得自由。

我在很多場合都大聲說過我是藏人。我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我當時相信，我今天依然相信，沒有人可以說他不是藏人，如果他看到藏人的生命之軀燃燒成一團團烈火而其靈魂沒有麻木到不知灼痛；沒有人可以說她不是藏人，如果她聽到從一團團火焰中傳出的悲天憫人的嗚喚且仍有心去愛有腦去思。

但是今天，我想強調我華人的身份。我之所以想這麼做是因為我想強調一個重要事實，那就是，你們持續地勇敢地去主動接觸華人，用慈悲擁抱他們，會使更多華人像我一樣的在真相面前醒悟，會從固執偏見和惡念中解脫出來，甚至會加入你們追求自由的事業。也就是說，憑藉著你們的勇氣、慈悲、對真相的堅持、對希望的執著，你們可以把掃羅變成保羅。

今天，我再次我承諾對自由西藏事業不變的支持。親愛的兄弟姐妹們，我會繼續與你們並肩奮鬥，我會和你們一起走完通往家園和自由之路上的每一步。

美國2012年度西藏人權報告

(因版面有限本刊從報告摘要中選載)

中國共產黨(中共)中央委員會統一戰線部主管中國的西藏政策,自9月以來由令計劃擔任部長一職。2011年8月以來,來自河南省的漢族幹部陳全國擔任了西藏自治區的黨委書記職務。在甘肅、青海、四川以及雲南省的10個藏族自治州當中,有9個州的黨委書記職務由漢族幹部擔任。青海省有一個藏族自治州的黨委書記是藏人。與中國境內其他少數民族聚居地區一樣,漢族共產黨員把持了西藏自治區和其他藏族地區幾乎所有的黨、政、警、軍高級職位。最高權力集中在由25名成員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及7人組成的政治局常委。文職政府一般來說保持著對安全部隊的有效控制。

本年度,中國政府對西藏自治區和其他藏族地區人權的尊重與保護顯著惡化。在維穩名義下,政府對西藏特有的宗教、文化和語言傳統進行了嚴厲打壓,其打壓的方式之一為嚴格限制對藏人的言論、宗教、結社和遷徙等民權。政府常常詆毀達賴喇嘛,並譴責“達賴集團”和“其他境外勢力”煽動了本年度發生的83起藏人普通信眾、僧人和尼姑的自焚事件。中國官方新華社在10月23日援引一位中央官員的話,說涉藏問題對於中共而言至關重要,藏人地區應該強調穩定與發展,中國應該加大對抗“達賴集團”影響的力度。

中國當局在藏人地區其他嚴重違反人權的行為包括法外殺人、酷刑、任意逮捕、法外監禁以及監視居住。藏人越發感覺到,他們正在系統性地成為經濟邊緣化以及教育和就業歧視的對象。在青藏高原的所有社區仍然有大量的人民武裝警察(武警)和其他安全部隊駐紮。壓制政策在全年都很嚴重,但在政治和宗教紀念日的敏感日期前後格外如此。3月,在2008年西藏地區抗議和鎮壓事件紀念日期間,西藏自治區和其他省藏人地區的寺廟均有安全部隊警戒。在很多藏人地區,學生、僧侶和普通信眾與其他人因為要求自由與人權以及表達對達賴喇嘛的支持而被拘押。在中共十八大會議及與其相關的中央權力交接期間,當局在青藏高原地區採取的高壓安全措施導致當地人權狀況進一步惡化。政府嚴格管控西藏自治區和其他藏區的信息流通,外界因此很難準確評估該地區違反人權的狀況。由於這些限制以及政府對外籍人士進入西藏地區的諸多禁令,本報告引述的很多事件和案例無法得到獨立證實。

當局內部的紀律程序缺乏透明度。外界無法得知,是否有安全部門和其他權力機關根據中國法律法規有關濫用職權的界定為其行為受到過相應的懲處。似乎存在官員逍遙法外的問題。

藏人自焚

據報道,本年度藏傳佛教普通信眾和神職人員的自焚事件高達83起,超過2011年的六倍。除了自焚事件數量增加以外,自焚發生的地域範圍也擴展至整個青藏高原(還有一例發生在北京)。此外,普通信眾(相較於正在修行或已經還俗僧尼)的自焚人數也有所增加,其中多數人年齡超出21歲。10月至12月,自焚事件激增至43起,其中35人是普通信眾。甘肅省有18

人自焚(此前該省只有兩例),青海省有16人,四川省兩人,西藏自治區有3人。這些事件中絕大多數的自焚者死亡。

3月以前,多數自焚者是正在修行或已經還俗的僧尼。但是,正如美國國會中國行政委員會(CECC)8月22日發表的題為《西藏自焚—更頻繁,更廣泛,更多元》的報告指出,普通信眾自焚事件在春季顯著增加。截至2012年年末,普通信眾自焚者已經超過年內自焚人數的一半。北京藏人作家和博客撰稿人茨仁唯色收集並發布了26名自焚者的遺言。據唯色講,知名藏學家王力雄根據唯色匯集的資料發現,留下遺言的26名自焚者中有14人表示,自焚是為催生變革而發出一種抗議;10人把自焚看成是宗教行為,並對達賴喇嘛表達忠誠;還有5人表示因無法忍受的現狀而絕望。儘管一些自焚的普通信眾表達了與僧尼自焚者相似的呼籲(比如要求西藏自由,以及期盼達賴喇嘛返回西藏),據報道,還有一些自焚者是為了抗議青藏高原地區某個具體的采礦或基礎設施項目。他們擔心這些項目可能會對他們本人或者環境產生不利影響;其他人則是為了抗議對藏人不利的不公平的社會和經濟狀況。比如,在6月,甘肅省玉樹(Yulshul,下同)藏族自治州一位兩個孩子的母親、40多歲的德吉曲宗自焚。據報導,她是為了抗議政府強征其家有財產。9月13日,當地另外一名婦女,62歲的巴桑拉毛在北京的一次類似抗議中點火將自己燒傷。她的現況外界尚不知悉。

中國政府對自焚事件作出強烈反應。3月,阿壩(Ngaba,下同)藏族自治州州長吳澤剛說,自焚者“受到企圖制造混亂的分裂主義分子的利用”。吳澤剛指責自焚者與西藏流亡社區有聯系,並表示,“達賴集團和海外分裂主義勢力正在兇殘地把藏傳佛教引入極端主義歧途。這些人把自焚者稱為所謂的英雄,並為死者舉行超度儀式,他們實際上是在支持和鼓勵自焚。他們煽動人們仿效自焚者,他們會毫不猶豫地通過犧牲他人生命的恐怖手段來達到自己分裂主義目的。”

12月3日,甘肅日報在其網站上發表的一篇社論中指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以及公安部聯合發出《有關依法處理西藏地區自焚事件的意見》將涉及自焚的一系列行為定為犯罪,包括“組織、策劃、煽動、驅使、引誘、教唆以及協助他人自焚”。其中任何一項行為均可以“蓄意殺人罪”提出指控。根據這份文件,自焚者的動機“一般來說是為了分裂國家”,自焚行為本身即構成犯罪,因為自焚對公眾安全和公共秩序構成威脅。該文件還聲言要對“組織者”嚴懲不貸。

根據多家中國境外權益組織透露,11月14日,青海省黃南(Malho,下同)藏族自治州政府發布了一項通知,通告當地黨員和政府官員以扣發救災援助等公共福利的方式對自焚者家屬施以紀律懲罰。該通知還要求懲處組織或參與自焚者哀悼活動的普通信眾、僧尼、家屬以及官員。發生自焚事件的村鎮可能會被取消政府資助的發展和救災項目,被發現參與或組織為自焚者或其家人舉行的籌款或超度儀式的寺院可能會被斷絕政府撥款,甚至被勒令關閉。

11月14日通告發布後不久，青藏高原各地一些自焚者的親友和相識者被關押、逮捕或判刑。例如，官方新華社12月9日報道，警方拘捕了格爾登寺僧人羅讓貢求和他的侄兒羅讓才讓，並指控叔侄二人煽動自焚。12月14日，流亡藏人開設的網站Phayul 報道說，中國官員逮捕了涉及12月9日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澤庫(Tsekhog, 下同)縣17歲的學生萬欽吉自焚的5名藏人。這些人至今下落不明。12月27日，Phayul 網報道說，11月26日甘肅省甘南(Kanlho, 下同)藏族自治州碌曲縣自焚藏人貢保次仁的父親和祖父在12月初被扣押。二人下落至今不明。

任意或非法剝奪生命

有報道指出，中國政府或其工作人員任意或非法殺人。但沒有關於官員調查或懲罰責任者的報道。

在本年度1月底2月初中國農曆新年期間，一些藏人在數起事件中喪生。據中國境外媒體和人權組織報道，1月23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爐霍(Draggo, 下同)縣的安全部隊向一群抗議者開槍，打傷至少32人，並打死至少一名藏人。此人名叫諾布雲丹。有報道指出，示威者抗議對藏人的任意拘禁，並聲言如果藏人的關注得不到重視，就將有更多人自焚。Phayul 網報道說，在2月9日的另外一起事件中，當局對涉嫌參與1月23日爐霍抗議活動的藏人進行追查，益西熱賽和益西桑珠兩兄弟被射殺，僧人茨仁賢贊被打死。

中國境外媒體報道說，1月24日，中國武警部隊在四川省甘孜州色達(Serthar, 下同)縣向抗議者開槍，最多可能有5人被打死，還有大約40人受傷。據中國官方新華社報道，在“暴亂者”沖擊色達縣城關派出所的過程中，一名“暴徒”被打死。還有報道說，武警部隊在抗議者呼喊西藏自由和達賴喇嘛返回西藏等口號的時候，向他們開槍射擊。

失蹤

本年度，西藏各地政府持續對藏族僧侶和普通信眾實施任意的無限期拘禁。幾樁此類案例似乎與政府企圖懲罰涉嫌牽涉自焚或者拒絕向官方提交自焚者遺體的人有關。

僅次於達賴喇嘛的藏傳佛教第二位精神領袖班禪喇嘛根敦卻吉尼瑪的下落仍然不明。2010年，一位西藏政府官員說，根敦卻吉尼瑪“在西藏生活幸福”，“他和他的家人希望過正常生活”。

酷刑以及其他殘酷和侮辱性對待

根據中國憲法所言，“國家尊重並保護人權”。但是，由於釋法權完全被全國人大常委會所掌握，法官無法在司法程序中應用該憲法。

西藏地區的警察和監獄當局對一些在押者和囚犯使用了酷刑和侮辱性手段。

酷刑：本年度有報道指出，一些因自願或被驅離而從尼泊爾回國的藏人在被中國官員監禁或以其他方式關押期間遭受酷刑，包括電擊、挨凍、毒打以及重體力勞動。安全部隊常常強迫在押者和囚犯參加“政治調查”，如果他們被認為對國家不夠忠誠，即會遭到懲罰。

3月29日，甘孜藏族自治州爐霍縣藏人貢布仁增自殺。據中國

境外的西藏之聲報道說，他是為了躲避逮捕以及可能的酷刑。據報道，地方當局拍攝到貢布仁增參加1月23日抗議活動的照片，並對他施壓，要求他自首並接受“法制教育”。

另據西藏之聲報道，2009年在西藏自治區被判處5年監禁的藏人貢波達傑在本年度早些時候獲準保外就醫。但由於他在服刑期間遭受酷刑，雙腿已經無法使用。

監獄和關押中心的狀況

2009年，西藏自治區司法廳一位副主任對一位外國外交官表示，在西藏自治區的5座監獄裏總共有大約3千名囚犯。這並不包括勞改系統的在押人員。

據多家消息來源透露，西藏地區的政治犯不得不忍受不衛生的關押條件，並常常無法洗漱和沐浴。很多囚犯在地上睡覺，沒有毛毯和床單。已出獄的囚犯有報告說，他們曾連續多天與20至30人關押在同一處狹小的牢房，最長可達三個月。牢房沒有陽關，缺乏適當的食物、水和毛毯。此外，獄方禁止在押人員進行宗教活動。

出獄者還報告說，監獄常規性地不向他們提供充足的食物。有消息來源指出，除非在押人員生了重病，否則他們很難得到醫療照顧。出獄者還抱怨說，他們常常收不到家人送來的錢、食物、衣服和書籍，因為獄警會將這些物品沒收。

不斷有報道指出，有人懷疑當局在西藏地區通過強迫在押者服用精神病藥物而對其實施虐待。

在很多情況下，在押者被禁止與包括家人和律師在內的訪客會面。該政策顯然被用於很多在押人員和囚犯，但往往被更為頻繁和嚴格地用於政治在押者和政治犯。

和中國其他地區一樣，當局禁止外界對其監獄系統進行獨立監督。

任意逮捕或拘押

任意逮捕或拘押問題在西藏地區日益嚴重。警方如持有拘留證，就可以在不將當事人合法逮捕或提出起訴的情況下扣押最多37天。警方必須在扣押後24小時內通知在押者家屬或雇主。在37天過後，警方必須要麼正式逮捕在押者，要麼將其釋放。但實際上，中國警方常常違反這些法規。很多人都被關押在公安部掌管的勞改系統或其他不必受司法審議的拘押系統內。

在2011年3月四川省阿壩縣格爾登寺一名僧人自焚後警方展開的鎮壓行動中，當局強行從寺內帶走上百名僧人。他們將其中一些僧人趕回家鄉，並拘押了其余的人。鎮壓過後，余下的幾百名僧人被迫定期參加政府官員主辦的“法制教育”課程。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爐霍縣1月23日發生抗議活動後，爐霍寺的幾名僧人被當局拘禁。據流亡藏人記者創辦的網路刊物西藏國際郵報報道，在1月23日抗議後數天內，四名爐霍寺僧人（洛桑丹增仁波切、格西次旺南傑、赤列和紮拉）在成都被拘押。他們的下落以及受到何種指控至今不明。自由亞洲電臺報道說，4月2日，爐霍寺長老格西丹增巴桑因涉嫌組織1月23日的抗議而被拘押。其下落至今不明。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道，警方2月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Derge, 下同)縣竹慶(Dzogchen, 下同)鄉展開一系列搜捕活動。期間，警方毆打、審訊並帶走了一些僧人。4月24日，幾千

名僧人和普通信眾在該鄉派出所及政府辦公地點外聚集，抗議警方的搜查行動，並要求當局釋放被關押的僧人。10月，當地聯絡人士對幾名仍被警方關押的僧人狀況表達了擔憂，但目前沒有關於這些僧人進一步的消息。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Litang, 下同)縣理塘大寺僧人嘉央丹增曾公開批評中國政府的西藏政策。據西藏國際郵報報道，嘉央丹增在8月28日失蹤。該報說，當地官員證實嘉央丹增被捕，但拒絕透露他的現狀和關押地點。嘉央丹增至今下落不明。

據西藏之聲的消息來源透露，8月30日，公安人員在西藏自治區昌都(Chamdo, 下同)州貢覺(Gonjo, 下同)縣內將嘉日、濟德、桑珠和夏塘等寺廟的70多名僧人拘押。據報道，這些僧人在貢覺縣受到15天的法制教育。

拒絕公平和公開審判

遭到拘押或監禁的藏人獲得的法律保障在設計和實施方面均不充分。2009年，西藏自治區司法廳一位官員說，自治區所有7個市州級行政部門均設立了司法援助中心，用藏語提供服務。囚犯有權要求與政府指派的律師會面。但實際上，很多被告，尤其是政治被告沒有辦法獲得法律代理。本年度，西藏自治區的法律事務委員會、司法廳、檢察院以及公安廳負責人均是漢人。兼任西藏自治區律師協會會長的自治區司法廳副廳長也是漢人。

四川省阿壩藏羌自治州阿壩鎮藏族居民喀桑(又名貢嘎)於2011年4月失蹤。他的家人在本年度1月得知他被以莫須有的罪名秘密定罪，並被判處3年監禁。喀桑失蹤後，他的家人沒有收到任何關於他被拘押、審判、宣判的信息，也沒有被允許去監獄探視他。

審判程序

在當局聲稱涉及“危害國家安全”或者“分裂主義”的案件中，審理過程通往往是草率而不公開的。在涉及政治抗議的案件中，當局拒絕了外國外交官為觀察審判而提出的多次申請。被控支持藏獨的藏人無論是否被指控犯下暴力行為，均會被判刑。

據西藏自治區黨報西藏日報報道，西藏自治區在實施一項政策，加強黨對律師的管理，以確保律師工作的“正確方向”。西藏日報在2011年4月報道說，截至2009年，西藏自治區總共有17家律師事務所和101名律師，此外還有直接接受自治區司法廳管轄的72個政府法制辦公室。在17個律師事務所當中，有11家設立了黨委，其餘6家由所在州司法局黨委兼管。和中國其他地區一樣，沒有黨組織的律師事務所均被指派一名黨的幹部。6月30日，西藏自治區司法廳舉行儀式，300名自治區行業律師宣誓擁護社會主義、提高自己的“政治覺悟”。

政治犯和在押者

本年度，數量不詳的藏人因其政治或宗教活動而被拘押、逮捕以及/或者被判刑。很多人被關押在司法程序之外的勞改監獄，從未公開出庭。

美國國會中國問題委員會政治犯數據庫的信息顯示，截至9月1日，總共有626名西藏政治犯被監禁，其中多數人關押在藏族

地區。據信，西藏政治囚犯及在押者的實際人數要高很多，但由於無法接觸囚犯和監獄系統以及缺乏可靠的官方數據，實際數字很難掌握。數量不詳的人仍然被關押在勞改系統。美國國會中國問題委員會所追蹤的626名西藏政治犯當中，597名藏人系在2008年3月10日以後被拘押，29名藏人在此日期前被拘押。在597名2008年3月10日以後被拘押的藏人當中，有308人據信或者據推測是被關押或囚禁在四川省；188人在西藏自治區；66人在青海省；33人在甘肅省；1人在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還有1人關押在北京。這其中有140人已知是在服刑，刑期為18個月到終身監禁，平均刑期為7年零兩個月。在這140人當中有65名僧人、尼姑以及藏傳佛教長老。

據總部設在印度達蘭薩拉的西藏人權與民主中心(TCHRD)透露，4月6日，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雜多(Zatoe, 下同)縣格傑早今寺主持、當地一所兒童學校的創辦人添布爪哇在未被提出具體指控的情況下被判兩年徒刑。在添布爪哇的學校師生抗議官員禁止他們慶祝宗教節日後，他在3月8日失蹤，並在與外界隔絕的情況下被關押了20天。

西藏人權與民主中心還說，在4月29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爐霍縣的16名僧侶和普通信眾被判處3年至終身監禁。這些人被指控參加了1月23日在爐霍舉行的抗議活動。示威者在抗議中要求西藏自由以及達賴喇嘛返回西藏。

西藏人權與民主中心透露，6月18日，四川省阿壩藏羌自治州卡西寺僧人雲丹嘉措被判7年監禁。他的罪名是散發尼姑丹增旺姆2011年10月自焚的照片和相關信息。雲丹嘉措在2011年10月被捕。有報道說，他在判刑前被關押期間遭到毒打和酷刑。

自由亞洲電臺報道說，8月6日，17歲的晉美卓瑪因從事“分裂主義活動”而被判處三年監禁。報道說，她曾經在四川省甘孜自治州甘孜縣舉行抗議、散發傳單，呼籲當局釋放政治犯，允許達賴喇嘛返回西藏以及西藏自由。她在6月24日遭到毒打。

言論和新聞自由現狀

言論自由：與外國記者交流、試圖向境外提供信息、以及通過手機、電子郵件或互聯網傳播有關抗議的信息或表達其他不滿的藏人都會受到騷擾或者拘禁。在2008年抗議事件後因“製造和散布謠言”而於2009年被定罪的59個人至今下落不明。拉薩居民說，即使在自己家中私下交談的時候他們也要回避敏感話題。

新聞自由：中國政府嚴格限制外國記者在藏區旅行。本年度大多數時間裏，整個西藏自治區以及四川、青海和甘肅省的很多藏族自治縣都不對外國人開放。一些外國記者說，他們可以通過參加由政府組織的嚴格約束的旅行來訪問西藏自治區。在這種旅行中，政府官員無時不在，使得獨立報道很難進行。在西藏自治區以外，外國記者常常被禁止進入藏區或從這些地區被驅離，儘管中國政府在2008年通過規定，聲言外國記者在這些地區採訪無需獲得地方當局批准。

據自由亞洲電臺7月16日報道，安全官員7月14日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寺將荷西敦珠和格桑嘉措(二人的筆名分別是美唯[音譯]和龔古[音譯])帶走。這兩名僧人曾經寫書批評中國的西藏政策。二人至今下落不明。

中國政府繼續在一些藏族地區幹擾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臺以

及西藏之聲的藏語和漢語廣播。在甘肅省南部藏區以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警察收繳並銷毀了他們懷疑被用來收看美國之音藏語電視節目以及收聽美國之音和自由亞洲電臺衛星廣播的接收天線。一些天線被換成可以接收政府控制的有線電視系統的天線。有藏人報告說，他們可以通過互聯網收聽收看海外藏語廣播和電視節目。

西藏自治區和四川、青海以及甘肅其他藏區的政府官員幾次採取行動，清查非法衛星接收天線、出版物以及互聯網和移動電話信息傳播，以“確保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中國國內記者一般不對藏區的壓制事件進行報道。在網絡上公布這些信息的博客通常會被迅速刪除，其作者有時會受到懲罰。3月初，安全部門把2011年獲得克勞斯親王獎的北京藏族作家和詩人唯色置於事實上的監視居住狀態，以阻撓唯色參加荷蘭大使在官邸為她舉行的私人頒獎儀式。唯色曾經撰文記錄藏人的抗議和自焚，並呼籲保護西藏的人權、環境、文化及宗教。唯色被監視居住的狀態一直持續到3月中旬人大會議結束之後。在11月中共十八大之前和期間，唯色被當局強迫離開北京，在拉薩居住了三個月。她的丈夫王力雄11月6日在紐約時報撰文發表的《不受黨的歡迎》(Unwelcome at the Party)一文中描述了這個事件。

中國官方媒體很少提及藏區的抗議事件。不過，一些以海外華人為受眾群體的官方出版物曾經發表文章，指責“達賴集團”和其他“外部勢力”煽動藏人自焚。供職於中國國內媒體的記者們被嚴格控制，並可以因其政治可靠程度而被聘用或解雇。比如，在3月5日，西藏自治區官方電視臺公布了19個媒體職位的招聘聲明。應聘者必須滿足5個條件。首要條件就是應聘人必須支持黨的路線、原則和政策；捍衛國家團結；以及政治立場堅定。

暴力與騷擾

據報道，2月15日，藏族作家和教師崗吉誌巴嘉在其位於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色達縣的家中被20多名安全官員帶走並拘押。其被捕原因及下落至今不明。

還有報道說，2011年7月藏族作家白馬仁青被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爐霍縣的公安局人員從家中帶走。次日，他被送到縣醫院接受緊急治療，原因是他在警方關押期間遭到毒打。截至年底，白馬仁青的狀況和下落仍然不明。

2009年因為拍攝25分鐘紀錄片《遠離恐懼》(Leaving Fear Behind)而被定罪並判處6年監禁的藏族電影制作人頓珠旺青目前仍然在監獄之中。他制作的電影記錄了西藏地區的人權問題。據傳他身患肝炎。

網絡自由

西藏自治區和四川、青海以及甘肅省藏區的手機和互聯網服務在動蕩時期和政治敏感時期都被嚴格限制，比如3月裏的2008年西藏抗議事件周年紀念、“農奴解放日”(參看學術自由和文化事件)、7月份達賴喇嘛的生日前後以及11月中共十八大召開期間。此外，在藏區主要宗教、文化和政治節日期間，很多網站被關閉，網吧也處於當局嚴密監控之下。比如，中共黨報系統下的環球時報在2月3日發表的文章《僧侶橫行》(Monks

Run Amok) 報道說，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爐霍和色達兩縣方圓30多英裏的範圍內，因特網和手機信號一度被切斷。此前，在1月23日和24日，這些地區曾發生抗議事件。

全年，大多數中國境外與西藏相關、批評中國西藏政策的網站均在中國遭到屏蔽。一家中國境外的研究機構稱，中國境內和境外的藏族活動人士遭到來自中國境內組織嚴密的網絡黑客攻擊。網管部門常常缺乏必要的語言能力來對藏語內容實行有效的監控。因此，藏語博客和網站常常被不加區分地實施管制，盡管並未觸及敏感話題，但網站還是被全部關閉。四川省一些教師和學者透露說，他們在用iPhone交換了被認為性質敏感的藏文信息後，收到了官方的警告。

中國官方媒體2011年4月報道說，拉薩市公安局的網絡安全監督部門要求拉薩104家網吧的業主參加一個“網吧安全管理”會議。業主們在會上必須簽署“責任文件”，承諾確保網路安全。此次會議的宗旨是“淨化互聯網，保障國家安全，確保社會穩定”。另外，在2011年4月，西藏自治區昌都縣的執法人員清查了15家網吧，搜繳了據說是被用於非法傳播“分裂國家”和“西藏獨立”內容的設備。

遷徙自由

法律規定公民有國內遷移、國外旅行、移民和回國的自由。但事實上政府嚴格限制藏人，尤其是藏族僧尼旅行和遷徙的自由。

國內遷移：在整個西藏自治區以及青海、甘肅和四川藏區，所有藏人，尤其是藏族僧尼的遷移自由受到嚴重削弱。有個案跡象顯示，這個問題在雲南省唯一的藏族自治州迪慶(Deqen, 下同)情況稍好。在迪慶，藏族人口約40%，他們很少抗議政府政策。武警與藏區當地的公安人員在主要公路、城市、城郊以及寺院周圍設置路障和哨卡，這種情況在敏感時期尤甚。身著僧侶服飾的藏人在路邊哨卡會受到格外嚴格的檢查。

5月27日，來自四川和甘肅兩省藏區的兩名年輕藏人在拉薩自焚。這是近年來拉薩發生的首次自焚事件。其後，當局基本上禁止西藏自治區以外的藏人，尤其是僧尼，進入自治區。區外藏人進藏必須事先獲得官方頒發的特別旅行證件。許多藏人都報告說很難獲得需要的旅行證明。這個規定不僅使自治區以外藏人無法進入西藏自治區的宗教聖地朝覲，同時也阻礙了從陸地經尼泊爾進入印度的旅行。此外，有很多非本地居民的藏族僧尼和普通信眾被驅離西藏，盡管他們已經在西藏自治區居住了長達15年之久。例如，在12月，成都一名年輕藏族藝術家報告說，政府官員在發現他的原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後，便將他從西藏自治區驅離。這位藝術家已經在自治區內一座有名的寺廟工作了兩年，幫助該寺修復神聖的唐卡彩繪。即使在西藏自治區之外，也有藏族僧尼報告說，在他們自己的寺廟以外旅行非常困難。官員常常拒絕批准到訪的僧人在寺內短暫停留和靈修。非藏族人，尤其是漢族的藏傳佛教僧人，也只被允許在藏傳佛教寺廟短暫訪問。這項規定在西藏自治區和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實施得格外嚴格。當地宗教事務官員常常禁止漢族和外籍藏傳佛教僧人在寺內長期居住修行。

【轉自：】www.humanrights.gov/wp-content/uploads/2013/10/TIBET-CHI-Final.pdf

《翻身亂世：流亡藏人訪談錄》之： 安多果洛藏人卓洛（三）

采訪者：唐丹鴻 翻譯：桑傑嘉

采訪地點：達蘭薩拉 采訪時間：2010年8月

卓洛：1931年生於西藏安多果洛；1958年跟隨部落逃亡，輾轉五年後到了印度。現居住在印度德拉頓

13. 一位慈悲的僧人

有一天我們遇到了一位僧人，當時他沒穿袈裟，穿著藏袍（譯注：那個時候已不能穿僧裝，故這位僧人以及卓洛家的兩位僧人都穿著俗裝）。他見我腿傷後說：“你們誰跟我去我家一趟吧，我送你們一點麝香和熊膽。麝香熊膽能治她的腿傷。不過我家離這裡很遠。”我丈夫說：“我可以跟你去。”他跟那個僧人走了，過了很長時間還沒有回來。我們擔心他已被人殺了。滿天星星的時候他回來了。

他帶回了那個僧人送的麝香、熊膽、酥油、糌粑和干肉等。我丈夫答應改天去拜訪他。後來我們去拜訪了這位僧人，那一次他穿著僧裝。他非常激動，送給我董薩喇嘛一件貴重的藏袍，羊羔皮里子，外面是鹿皮，水獺皮鑲邊。僧人說這是他自己的衣服。他也送給了我家人其他衣服。我們向僧人道了感謝，繼續趕路。

兩天後，那個僧人又來到我們的營地，他說：“你們的老媽媽是不是過世了？”我們回答：“是啊，由於遭漢人追殺，老媽媽與我們一路逃亡多年，最近去世了。”僧人說：“你們不用擔心，她的兒子中有兩個仁布切（譯注：藏人對轉世化身和高僧的尊稱。此處指卓洛丈夫的兩個喇嘛兄弟。）她不會下地獄的。只要兩位仁布切不停念無量光佛咒語，她一切都會很好的。”我們沒有人談論婆婆去世的事，但這位僧人卻知道。當時，我脖子上有兩串珊瑚項鏈，我取下來供養這位僧人。我對他說：“這是我們從家裡帶來的東西，我為我的婆婆供養你！”在我的再三請求下他接受了。僧人說：“明天我再來看望你們。”

第二天僧人來的時候，給我帶來了一件羔皮上衣和很多綁腿用的羊羔皮。他是一個充滿慈悲的僧人。臨別時，僧人對我們說：“祈禱幸福每天伴隨你們！她的腿也會快快痊愈。”我當時還不能站起來，腿上的肉腐爛得快見骨了。我每天試著站，巨痛使我常常暈倒。服用麝香和熊膽後不久，感覺明顯轉好。漸漸地我可以站起來了，再後來，我可以騎馬，還可以做拾柴

之類簡單的活兒了。

一個多月里，我們慢慢向前移動。我們看到頭領他們在不遠處的山腳下扎營，但我們沒有跟隨在他們後面，而是去了另外一條山溝。當我們走出山溝時，他們又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扎營。這時，我的腿也康復得差不多了。再後來，我們又跟頭領他們碰上了，那時我基本上已經痊愈了。頭領問我丈夫：“你怎麼把她給養成這樣的？”他們又開始接近我。我仍然非常生氣，沒和他們說話。

14. 丈夫搶了一條槍

在羌塘輾轉逃跑的路上，經過一片草場。聽說當地人的槍支都被共產漢人沒收了，可有一個叫改則阿多的人，他家的槍沒有被發現，所以沒被收繳去。我們於是打聽這戶人家的住處，被告知很遠。走了兩天，又打聽到再走一天就可以到改則阿多家了，我們就停了下來。這個地方有羚羊，有人在那裡成群成群地殺羚羊，草原上到處有捕羚羊的陷阱。我們騎馬走了三、四天，一路上都遇到這種陷阱，對我們來說簡直比解放軍還危險。

我們的頭領也在打改則阿多的槍的主意。有一天，我丈夫對兄弟董薩仁布切說：“頭領也在打聽那支槍。我今天就帶人去找這支槍，我要帶部落裡那個聰明能幹的小子一起去。”丈夫要董薩仁布切給占卜看看，仁布切說：“我占卜不准。”我丈夫賭氣說：“不占卜也好。”轉身去煮肉吃，吃完肉就帶著那個聰明小子走了。

後來聽我丈夫說，他們走了一個晚上，第二天早上才到了改則阿多家。走到門口舉槍下馬，朝改則阿多家喊話。那家的女人一見我丈夫和聰明小子，驚呼一聲：“果洛土匪來了！”就從帳篷底下鑽出去跑掉了。帳篷裡還有兩三個男人，也鑽出去跑掉了。我丈夫他們繼續喊：“帳篷裡若有人就出來，不然我們要開槍了！”有一個老人出來了，說別開槍，帳篷裡沒有人了。我丈夫就對聰明小子說：“你抓好馬韁，我進去看看，你

當心點，別相信他們。」我丈夫走進帳篷探看，裡面的確沒有人了。帳篷裡的食物堆得像一座小山。我丈夫逼那老頭把槍交出來，說不然就要殺了他。老頭連說有槍有槍。

槍被裹了一層又一層，一時還打不開。我丈夫又讓老頭交出子彈，老頭說：「沒有，子彈絕對沒有。」我丈夫在帳篷裡翻找，發現了一皮口袋的珊瑚等珍寶。我丈夫就對老頭說：「你如果不交出子彈，我就把這些珍寶拿走。」老頭馬上說：「朋友啊，有子彈、有子彈……」他拿出了兩個羊襪，裡面裝滿了子彈。我丈夫接著問：「還有子彈沒有拿出來嗎？」那老頭發誓說沒了，我丈夫就把那袋珍寶還給了他。其實對我們來說，那些珊瑚瑪瑙毫無用處。我丈夫說我們要食物，老頭給了他一些酥油、糌粑、肉等，我丈夫和聰明小子把這些東西馱上馬走了。回來的路上，又看到一戶人家，他倆又進了這戶人家，說要犛牛。主人說沒有多少犛牛，給了他倆三頭，還配了鞍子。他倆馱上食物往回趕。走了一段後，停下來休息、煮肉，還玩槍打靶，最後乾脆就地過了一夜！膽子真夠大！我丈夫的同伴說：「我才不敢睡呢，一整夜都沒合眼，他倒睡得很香，動都沒動一下！」

我丈夫他們去找槍時，我們跟著部落繼續趕路。兩天後我丈夫他們追上了我們。我們頭領有點不高興，說：「噢，你搞到了那條好槍咯。聽說你去了，我就算了。」後來我丈夫用這條槍，殺了很多解放軍，也打了很多獵。噶瑪尼呷咪哄！

15. 頭領要部落返回羌塘

那時我們不知道應該直接往印度跑。就這樣東奔西竄逃亡了五年。腿部中槍的多貢仁布切死在了羌塘草原上。中槍以後，他的傷口腫了好幾個月，後來潰爛了，露出了陷在肉裡的兩個彈頭，取出彈頭後他的腿就痊癒了。他不是死於槍傷，而是有一次在羌塘，吃肉沒能消化，病死的。我婆母和他都死得很好，沒有死在漢人手中。

後來，我們遇到了囊謙魯持部落的逃難者（譯注：參見吉桑的訪談），他們大概有70戶人家。他們的武器、馬匹等都很好。魯持部落的頭人魯持·索南紮巴和我丈夫是拜把兄弟。魯持頭人說：「我的奶奶和媽媽都死在逃亡路上了，沒能得到喇嘛超度。」他希望我丈夫的兄弟董薩喇嘛為他奶奶和媽媽超度祈福，並供養給仁布切一個瑪尼筒，是他奶奶遺留下的。這個瑪尼筒非常精緻，上面鑲有珊瑚和黃金。現在我手中轉的這個瑪尼筒，就是魯持頭人當年供養給董薩仁波切的。

有一天我們在一處紮營休息。帶路的人對我們說：「繼續往前，你們將會遇到一條公路，過了公路往前走一段有一個漢人的軍營，過來這個軍營就不再有人了，再繼續往前就是印度邊境。」這時我們部落的頭領對大夥兒說：「如今我們撿了這麼多逃難人丟棄的牲畜，靠放牧這些牲畜就可以養活我們了，所以我們不用去印度了。我們要返回羌塘，在水草豐富的地方居住下來。」

丈夫得知頭領決定不去印度後，說：「我得問問我家喇嘛的意見，才能做決定。」我家董薩喇嘛說：「我是不會返回羌塘的。既然如此我就和魯持部落一起走，無論生死。」也有人來

請求喇嘛看「紮」（譯注：一種占卜的方式），看看是去印度好還是回羌塘好。董薩喇嘛降紮非常準，他看紮後說：「去印度絕對順利。我從紮中看到一條白色的路通向遠方，在這條路上有很多白色的人排著隊走，還下著雨，鮮花盛開。那好像就是印度。雖然有一座黑山和一些黑人，但我們可以繞過他們。如果回羌塘的話，紮顯示了一座黑山，後面有很多黑人，所有的路都是黑色的，很危險。」最後，我們家決定與魯持部落一起去印度。丈夫對部落頭領的說：「我們跑了這麼些年，已經來到了這裡。我們全家決定繼續和魯持部落一起走。咱們多年一起逃亡，親如一家，大家還是一起走吧。」頭領的說：「不，我們絕對不再往前邁進一步了。」

魯持部落第二天就要出發，我們便在魯持部落附近紮帳。晚上，我們部落的頭領帶著三四個人，來勸說我丈夫和我家喇嘛。喇嘛對他們說：「我決定了不再返回羌塘。我們已經一起逃了這麼多年，我們應該一起往印度走。」頭領非常生氣地回去了。第二天，我們全家跟著魯持部落一起往印度方向走了。兩天後，我們部落頭領又帶了幾個人追來，再次請求我們不要去印度，我們還是沒有答應。他們非常氣憤地回去了。

走了幾天後，魯持部落的頭人魯持·索南紮巴說：「後面有幾個騎馬的，好像不是漢人。」大家回頭仔細一看，是我們部落的人。魯持頭人認為，那是我們部落的頭領來報復我們了。魯持頭人決定晚上紮營，派人保護我們。我丈夫說：「我們連外敵漢人都不怕，更不會怕內敵。不需要保護我們。」

晚上我們在一座小山邊紮營。我丈夫對家裡其他人說：「今晚要多加警惕，槍聲響時你們要抓好各自的馬韁繩。」（譯注：「抓好馬韁繩」意思是準備逃離）晚上，我們部落的頭領果然來了，但他們沒有攻擊我們，只遠遠地轉了一圈後就回去了。多丟臉啊，我們差點內部打起來！這麼多年同甘共苦，自己人之間竟這樣！

第二天，魯持部落頭人得知了此事。此後紮營時，堅持讓我們把帳篷搭在中央，其他帳篷搭在周圍。我們繼續往前走，遇到了帶路人說的那個漢人軍營。漢人沒有走出軍營，也沒有開槍阻止我們。可我們上山後，大雪封山了，我們就翻了另一座沒有路的大山。一路艱辛，但沒有危險，我們順利地翻過了那座大山。

16. 我們部落的人都被殺了

七、八天以後，我們來到了一個大湖邊。魯持部落的頭人決定在湖邊紮營過夜。我們家董薩喇嘛客氣地對頭人說：「頭人啊，這個地方紮營雖好，可要是解放軍追了上來，就會把我們堵在這兒無路可逃，最後活活趕到湖裡去。」魯持頭人說：「對對，仁布切說的很對，我沒有考慮到這一點。那就一個晚上，應該沒事吧？」接下來魯持部落的人就開始降神，想知道紮營有沒有危險。當時我還跟我丈夫開玩笑說：「神不會知道什麼的，與其問神，不如晚上睡覺時拽著馬韁繩。神在神界，看不見人間的，不然我們離鄉背井受這麼多苦，神為何看不見！」我丈夫說：「你別胡說。」

果然，天黑以後，就聽人喊：「漢人來了！漢人在那邊燒

火！」大家立刻像炸了鍋一樣，天黑得什麼也看不見，摸黑收拾東西，摸黑牽馬趕牛羊，亂成了一團。終於收拾好往山上跑，摸黑跑了整整一夜。天亮時卻發現，其實還在湖的附近。魯持部落的頭人提議燒茶休息一會兒。正準備燒茶時，又有人喊：「漢人來了！漢人來了！」這個報信的人說，他看見一大片漢人正朝我們的方向過來。我們馬上掀鍋蓋火，魯持頭人宣佈：「今天我們要打仗。男人們分成兩隊各占兩邊山頭，不許拖家帶口！」

我看見遠遠地解放軍朝我們過來了，一大片黃色，加上草地也是黃色，很難分辨人和草。接著雙方就打了起來，啊喲那個槍聲啊，把我耳朵都給震聾了！男人們在打仗，我們家的喇嘛在一旁念經祈禱。念完經以後，喇嘛也準備加入打仗。我丈夫說：「您別來，您帶著咱家裡的老小跑吧！」我們逃的時候，魯持部落頭人的一個兄弟跟我們在一起，他是一個像犛牛一樣勇猛的人。他已經受了傷，膝蓋給打碎了，騎在馬上腿甩來甩去。魯持頭人派了兩個人護送他，他卻命那兩個護送的人回去接著打，說：「我不要護送！你們不要管我！回去多殺幾個漢人給我報仇就行了！我可以管我自己！」厲害的人就是不一樣！

打了很久，有一輛軍車衝了過來。我丈夫和魯持部落頭人，還有頭人的女婿同時向軍車開火，把司機的腦袋給打爆了。從車上跳下來三個人，其中兩個被打死，一個跑掉了。那一大片解放軍開始後退，我們從山上看到，解放軍扔下車和被打死的解放軍的屍體，排著隊回去了。魯持頭人也讓打仗的部落男人們撤離。這些打仗的男人們追上了先撤離的家眷們。我丈夫的腿受了傷。幸好三寶保佑，只打穿了肉，沒傷著骨頭。後來從我丈夫穿的藏袍裡，還發現了很多粒子彈頭，竟沒傷著身體！

晚上我們就在這座山上紮了營，第二天繼續跑。三、四天後，魯持部落頭人的那個腿受傷的兄弟死了。幾天後，我們來到了一個地方，這裡只有很少幾叢灌木，沒有草。再往上就是雪山了。我們翻過了一座大山，山那邊有一座軍營。聽說軍營裡有軍人，我們向軍營開了槍，可是沒有反應。再繼續走，第二天天亮時，看見了一片草地，牛羊在陽光下吃草。我們已經到了印度拉達克，再不用害怕了。

到拉達克後不久，又來了一批逃難過來的人。這些人告訴我們：「路上我們看到有一群你們安多果洛人，被漢人殺了。這些安多果洛人在返回羌塘途中休息，放鬆了警惕。他們宰牛殺羊、玩槍打靶，遭到了漢人的圍剿。雖然他們拼命反擊，但最終全部被殺了。其中有兩個十來歲的少年，非常勇猛，他們的父母先被打死，這兩個小子一直跟漢人打，打到最後子彈打完了才死的。」這些人對兩個少年非常敬佩。

後來我們才知道，那正是返回羌塘的我們的部落！

17. 我做不到為漢人祈禱

我們的逃亡一路都充滿恐懼，只知道就算漢人今天沒追殺過來，明天也會追上來的，我們是在絕望中逃跑。我們在羌塘的那些痛苦只在地獄裡才有，我至今無法忘記。雖然過了這麼多年，我仍然會做噩夢。在夢中挨餓、打仗、逃亡、驚喊漢人來啦，恐懼異常……

在1980年以前，我沒有家人的任何消息，他們也不知道我的

情況。那時我孫子常常問我家鄉的人怎麼了，我根本不知道。直到1980年，我才得以回鄉探親。

我父母生有七個孩子，兩個男孩，五個女孩。現在我家裡還有兩個姐姐和一個哥哥。兩位姐姐對我講了我們離散後的情況：

我們部落的頭人死在了監獄中。他自從被漢人召集去開會後，就再也沒能回來。我的姐姐們遭到了批鬥。他們說我們家是牧主，不借給我們糧食，不讓我們的牲畜吃草……有一個姐姐的手被捆綁折斷了，後來的一次批鬥中，有兩個姐姐被揪著辮子拖著翻過了兩座山口，折磨死了。

我們母親是餓死的。大饑荒的時候，漢人讓姐姐去採人參果，晚上交給漢人。他們會讓她解開腰帶檢查，如果藏有人參果就會遭毆打。有時候姐姐在半路上偷偷藏一點人參果，交完漢人的差再帶回家。那時漢人不能看到人家煙囪裡冒煙。若發現哪戶人家的煙囪冒煙，就會來搜查，發現吃食物就要懲罰。姐姐在家裡挖了一個地坑，在那裡燒人參果給母親吃。後來由於沒能偷偷藏下人參果，母親就餓死了。母親死後，姐姐與屍體同睡了兩天。我有個僧人叔叔，他來我們家發現母親已經死了。母親去世前曾說過，希望自己的屍體被送到離我們家不遠處的一座小山坡上。叔叔要把母親的屍體送走，姐姐說：「不，你不能送走媽媽的屍體，我要陪她。」叔叔說：「可憐見的呀，不要這樣！等天黑後讓我把屍體送過去吧。」晚上，叔叔把屍體送到了小山上，第二天給天葬了。

我的一個叔叔也死在了監獄中。殺漢人搶槍的大哥，「時事翻轉」時在監獄裡，被關押了18年後釋放回來了；剩下的兩個姐姐，一個有三個孩子，另一個有兩個孩子。孩子們都已經成家立業。

我回鄉探親時，家鄉情況比我想像的好。在家裡，以前的用具一件都看不到了，穿的都是仿皮的。儲存的優酪乳、乳酪等沒有以前那麼多，酥油是用攪拌器打的，不好吃；乳酪也是機器做的，也不好。家裡乳酪不是用來吃的，而是賣給漢人，價格很高，聽說漢人用來做絲綢的一種材料。為了讓我吃到老式做法的優酪乳和乳酪，姐姐專門親手為我做。

據姐姐講，果洛來了很多漢人，他們把藏人的活路做了，專門開廠做奶粉，做得非常好，發了財，藏人卻沒活幹了。老家的家人們都不會說漢話。我們家住在牧區很高的地方，一般漢人不會來，只有少量漢人偶爾過來做蓋牲畜圈、屠宰牛羊等活；也有一些漢人鞋匠和漢人乞丐。

來世能否降生成人，誰都不知道。我這一世最大的痛苦是無法與家人團聚，我回不去，他們不能到這裡。

世界上有很多人支持達賴喇嘛和藏人，我非常感恩。可是我一點也不喜歡漢人，我很漢人。我一輩子都無法忘掉所遭受的痛苦，我們的痛苦和苦難都是他們製造的，這是世人皆知的事。他們摧毀了我們藏人的佛教，殺了我們的喇嘛，製造了我們家破人亡的悲劇。漢人應該知道這一點。

按說我們應該為眾生念經祈禱。但我每天念經祈禱時，無法為漢人祈禱。不是我們藏人請求他們來西藏的，是他們強行來製造痛苦的。而且，他們還在繼續到處撒謊騙人。所以，我覺得沒有必要為他們祈禱。

（卓洛訪談完）



達賴喇嘛尊者與華人作家在紐約舉行對話



達蘭薩拉舉行第53屆西藏民主日紀念集會